



聖徳太子

65.44

雜牌⁷文藝小說的蒐集似已成了我的唯一
奇嗜哩[△]所謂雜牌⁷云[△]乃係不以作者与出
版書局為購買目標的採辦[△]有時為新穎
的裝幀所引誘[△]有時好像在替看無名作
家打抱不平[△]這奇怪的讀者也許會被
人嗤為不知取法⁷身止罷[△]可是宇宙間也有
着嚴格的優劣嗎？[△]健疑老人等手咀[△]

MG
I565.44
114

藝術家之愛

巴爾扎克著 鍾憲民譯

H. Chen

上 海

前 夜 書 店

1 9 2 9



3 2173 9251 7

譯者序言

巴爾扎克(Honore de Balzac)於一七九九年生於都爾斯(Tours,)一八五〇年歿於巴黎。他是國王的諮議員的前任祕書的兒子。他在佛特墨大學(Verdoma College)裏讀書,其時已從事著作,將他的小說匿名發表。他也曾做過印刷事業,時在一八二六年至一八二九年;後因營業失敗,遂棄了這顯然和他的個性不愜合的職業,重行執筆;終於獲得了迅速的成功。在一八三〇年他出

版了結婚的生理 (*Physiologie du Mariage*) 一書，是一部諷刺性質名著；他的聲譽也因此成立。從這時起，他不絕地著了許多爲人所愛讀的小說。經過了勞苦而不安定的生活，他終於達到了榮譽和安樂。他結婚後不多幾年，竟積勞成疾，五十一歲便死了。

巴爾扎克把所見的社會的各方面，都描寫了出來。他把他的全部著作分爲幾類：個人生活的，巴黎生活的，鄉村生活的，政治生活的，和軍事生活的，這一切便合成一部‘人類的喜劇’ (*Comedie Unmaine*)，但他不能完成這部巨著，雖然他著的小說在九十篇以上。

巴爾扎克也著了幾篇戲劇：在一八四〇年發表的有 *Vautrin* 和 *Merkadet*，這兩篇也算成功之作。

他的小說都描寫得很細膩，而且有與衆不同的體裁，可是有時文筆太累贅而不十分正確，因此

便未免有些乾澀了。銳利的觀察力和驚人地深切的分析都是他的長處。他尤其善於描寫婦人，捉住中產階級人的特點；他尤歡喜把社會的劣跡表現出來，加以諷刺的描寫。他在寫實主義上的影響頗大，其後的寫實主義者大都是隨在他後面的。

‘藝術家之愛’這部小說是屬於個人生活的一類的。

用着這故事，巴爾扎克引導我們到保存着古時所有傳統的習慣的巴黎商人的內部生活裏去。

這小說的警言似乎已經包括在顧拉密先生的一句話裏：‘如果一個人要狂妄地提高自己的身分，他是遲早要受罰的’。

這小說的內容是很簡單的：一個畫家愛了一個商人的女兒，她也熱愛她；他們結了婚後來他却離去了她。但是其中却蘊含着很多的意義，要我們細細體認的，這和安歐伯黑（Auerbach）的‘大學教授的妻子’（Die Frau Professosin）內容

是相近似的讓讀過這兩部著作的人，把她們比較一下。

巴爾扎克在這篇小說裏，寫了許多許多冗長的句子；因此這篇的文體很滯重了。他用了幾個不愜當的比較：‘像霍布爾脫看着美洲第一的電鱧一樣。’‘像洪水前的廢物被古費在石鑛裏發見的一樣。’但他寫實主義的文筆却到處都能看出的。

譯者於南京

一九二九，七，十三

藝術家之愛



在聖特尼沙街中間，幾乎已在比德，里昂（里昂尼特）街的轉角，不久之前有一幢值得保存的古屋；牠可以給史家做造古時的巴黎的可能的。那些搖搖欲倒的牆似乎曾經雕刻過彩色的象形文字。遊歷者可以給牠一個什麼名字呢，當他看見了那些塗着石炭的斜形或對角的棟樑的裂隙在屋子的正面畫成X與V的字形的時候？實在就是一座最輕的事子行過的時候，每個橫樑都要在裂隙裏震

動一下的。這可尊敬的古屋上面有個三角形的屋頂，這是在巴黎不容易見到的模型。這屋頂受巴黎氣候的風侵雨蝕，突出在離街面三尺的空中，因而可以庇護門限不受雨打，也可以遮蓋頂樓和那扇無屏蔽的小窗，頂樓的一層是用互相釘住的木板造成的，正像黏板岩一樣，顯然是爲了不要把那不堅固的屋子壓得太重的緣故。

是在三月中細雨濛濛的一個早晨；一個緊裹在大衣裏的青年站在一月在這古屋對面的商店突出的屋頂底下，似乎在觀察這屋子，帶着考古家的熱忱。誠然，這十六世紀資產階級的遺物是可以替觀察者解決不止一個問題的。每一層都表示着牠的特性。第一層四個長而狹的，彼此相挨近的窗子下半都有着四方形的木格子，生出朦朧的光線來。那智巧的商人就可以藉此給那些衣料以顧客所歡喜的顏色。那青年似乎全然不喜歡這重要的部份，他的眼睛並不凝視在這里。第二層的窗有着活動

的小門，這時推在一邊，因此可以通過那波希米亞的玻璃看見淡紅色洋紗的窗帷；但這些也能勾引他的注意。他的注意力凝集在第三層不雅觀的窗上，這些窗的木工很是粗拙，可以放在‘藝術和技術保藏所’內表示法國木工技術的初步。窗上的玻璃的顏色是深綠的，如沒有極銳利的眼睛，那青年便難以瞧見藍格子的窗幔，這些窗幔是用以隱藏這屋的神秘，避見褻瀆人的眼睛窺探的，那覺察者時常因為他徒然的注視，或者因為那屋所浸入的沉靜和那全段地方的沉靜，厭倦了起來，垂下眼光來看下面的地方。不經的微笑在他雙脣上浮現出來，當他重新看見那引商店的時候；商店裏確有些奇怪的東西在着。可怕的木樑平撐在四個柱上，這些柱子是因這類廢的屋的重壓而彎曲了的；樑上都是些油畫，正像龍鐘的公爵夫人頰上的脂粉一樣的多。在這巨大的雕刻得很精緻的樑中間，有一幅古畫，表現着一隻玩球的貓兒。這畫使那青年十

分歡喜。我們不得不說，就是現在最智巧的畫家也想像不出這麼可笑的滑稽畫。那獸的一隻前腳握着一個像牠自身一般大的球棍，蹲在後腳上要擊中一個圓大的球，這球是一個穿繡衣華服的貴族男子向牠投過來的。圖畫，顏色，附飾物，一切都是這樣的畫着，使人相信那畫家是着意要嘲笑那個商人和一般行路人的。天氣和時間損壞了這畫，使她變得模模糊糊的越發可笑，使懂得作畫的人看了不禁起不安之感，那貓有斑點的尾巴畫得栩栩欲活，似乎那貓在瞧行人似的，這尾巴像古代的貓的一樣粗大而多毛。這畫的右邊，在那不完全遮沒那木畫的藍色背景上，行路人可以看見‘顧拉密’的名字，左邊還有‘希米爾先生的後裔’幾字。陽光和雨已把題額的字上鏤得很省的金大部份磨掉了，因此U的字形已替代了V的字形，像我們古代的字體一樣。要降低那些以為世界天天在精神化而且現代的技巧是超過一切的人們的驕傲，我們不

得不說明白，這些不止一個巴黎商人目為奇怪的字體的招牌，正是我們以前狡滑的商人藉以招引主顧自己店裏去的圖呢。例如：‘紡織的豬’，‘綠猴’等是那些錮禁在籠內的獸，牠們的靈巧使過路人驚異，而牠們的馴性又證明十五世紀實業家的耐心。同樣奇怪的事物，使那些僥倖的商人富起來，比現在聖特尼沙街上還能見到的‘上天’，‘好信用’，‘靠上帝’，和‘聖約翰的斬首’譯者按這幾個都是商店名還來得快。但是那青年站在那里，不是要欣賞那不消一分鐘就可印入記憶中的貓的。他也有他特別的事物呢。他穿的照古代的掛衣一樣捲起的大衣，把他那雙雅緻的鞋子露了出來；這雙鞋子在巴黎的泥土上是格外惹眼，因為他穿着白色的長絲襪。襪上泥痕頗多，足以表示他的不耐煩。顯然他是贖了婚禮或是跳了舞來的，因為在這清早的時分，他捏着白手套，他那些沒有修飾過的黑色的髮髮披撒在肩上，表示着客拉加拉的形式，是

這世紀初葉時髦的一種形式，也就是且維持一派人因為酷愛希臘和羅馬的形式而目為時髦的。雖然有幾個賣菜商人的車子馳馳着要到小菜場去，一時街上很是熱鬧，可是那里的靜謐仍是沒有攪擾的一樣；這種靜謐的神秘，祇有那些彷徨在巴黎無人跡的街道上的人才能體察到的，當全城暫時靜了上來，忽而又人聲驚起遠處聞之有如海嘯的時候，這個奇怪的青年，在那‘貓作球戲’商店裏的人看來，是足以引起好奇心的，正像‘貓作球戲’的商店在他看來的一樣；緊白的領帶使他那愁眉苦思似的臉孔顯得愈加蒼白。他雙黑眼睛所射出來光輝，忽而灰闇忽而閃爍的，和他臉孔奇特的輪廓，他那闊而波形的微笑時緊閉的嘴，成了一個和諧。他的前額，因嚴重的失意事而佈滿愁雲的，看去煞是可怕。人們的前額不是心靈的反映鏡嗎？當那青年的前額表現着情感騷動的時候，那些皺紋便能使人引起恐怖之感，因為牠們動得異常

顯著了但當他回復了他易於破壞的安靜的時候，他的前額呈現着雅美的光輝，使他的相貌看去甚為動人。在他的前額上，快樂，痛苦，愛情，憤怒，厭惡等表情會這樣活躍地表現出來，使那些最無感情的人見了也不由得要受他的感應；突然，有人把頂樓的小窗開了，這時他感到了微怒，因為他在那里看見的不是三張笑盈盈的，渾圓的，皙白而泛着玫瑰紅的臉，却祇是三張典型的商業家的臉孔，像雕刻在有幾塊紀念碑上的一樣。這是三個商店裏的學徒。他們吸着街上污濁的空氣，煞是貪婪的構子；這便足以證明頂樓上的房間裏是怎樣的悶熱，空氣又是怎樣的污濁。那看來最快樂的店員用手指過了那奇怪的青年後，忽然不見了，旋又回來，手中握着一樣器具，這器具的硬柄似乎新近換了可攙折的皮的。以後，三個人都裝着惡意的神氣，看着那遊蕩者。他們向他頭上傾注了些白色的雨滴似的東西，牠的香氣立即告訴他，他們的三個下頷

是剛才剃了的。然後，那三個店員，跼着足趾，遠遠到房的深處，去享受他們的犧牲者的怒意。忽然他們停止了笑，噤口無言了，因為他們看見，他露着厭惡的神情，把大衣抖動了一回，而且當他抬起眼睛來看那小窗的時候，臉上表現着輕蔑的怒意。這時一隻纖白的手把三層樓上一扇不雅觀的窗推了上去。那青年的心快慰得怦然了，因為他長久的等候得到了酬報。他看見了一張青年的姑娘的臉，像生長在湖中的花一般鮮豔，她額上蒙着一塊縐紗，使她的螭首看去純潔的少女的模樣。雖然她的模樣和她的玉肩遮蓋着棕色的衣裳，但經過睡時的轉動，睡衣已將脫落似的了，因此酥胸隱約可見。她並無受窘的表情，使她臉上和藹的神色有所損失；她那雙眼睛發着恬靜的光，正像是為拉斐兒的詩所歌頌的眼睛一樣。這雙眼睛的幽美和恬靜和故事中著名的婦女的是相同的。這個豔形還顯得眼圍松的，初醒時倦態愈加使她青春的活氣迷溢出

來；她紅噴噴的雙頰和那和輪廓粗陋的破舊的窗，成了個燦滴滴的對照，像那些白晝開放的花，早晨因為夜氣的寒冷而尚未展開的，這少女臟臟的把碧藍的眼睛抬起來，看鄰近的屋頂和圓高的蒼穹；隨即又按着習慣似的，又放下眼來看下面街道灰暗的地方，那里她便見了她的崇拜者。她嬌媚的自尊心立即使她難過起來，因為她穿着睡衣被人瞧見。她於是急忙退回後去，推窗便疾速地下來，那豔形也隨即消滅了。在那青年看來，這像是突然有朵烏雲把最璀璨的晨星遮蔽了。

當這事發生的時候，那些內部的窗簾，是遮掩‘貓作球戲’商店的大玻璃窗的，像演魔似的推開了。那扇舊門忽然開了，撞在裏邊的牆上，開門的人是一個商店的用人，足有和那招牌一般高的年紀；想來把那用黃色的絲織出‘顧拉密，希米爾的後裔’幾字來的四方形的布題額掛上門楣去的，也就是這龍鍾的老人。行路過的人也難得有幾個能

猜想出顧拉密先生的商店是什麼商店。穿過了那些在外邊遮護他的商店的鐵柵柱，幾乎已經看不見那些包札在棕色布裏的像游過大洋時的曹白魚一樣多的貨件了。雖然那屋前的外表是十分簡陋，顧拉密先生是巴黎綢緞商人中最著名的一個，差不多較大些的商店都是向他那里採購貨品的，而他的交際也是最廣博，信用也是最可靠的。如果他的同業中有人和政府的人有了交易，而沒有所需要那樣多的布貨，他便能供給他們，不論怎樣多的貨品。這個狡黠的商人懂百種千種的方法來獲得最大的贏利，而不必像其餘的人那樣賄賂保護人，仰他們的鼻息，百般的獻媚。如果同業人祇要付他可靠的借票，他可以與中人(註)商議，從同樣的交易事中獲到二重的贏利；這個方法，使聖·特尼莎街上的商人都異口同聲地說：‘願上帝佑護你，不

(註) 原名Notaire是中世紀一種職員，是訂立契約時的中

人。

要去仰求顧拉密先生的中人’，意思就是厭他利息太重。這個年邁的商店主忽然站定在店門邊了，當那用人回轉身來的時候。顧拉密先生看着聖特尼莎街，和鄰近的商店，再看看天氣，正像一個人從船中走上拉。哈弗來岸來，經過了長期的旅途重見法國的一樣，他相信當他睡的時候並沒有什麼變動，但這時他忽見了那守候的行人。這個却留神地瞧了瞧那布商的始祖，像霍布爾脫看着美洲第一的電鱈（Gymnote）一樣。顧拉密先生穿着闊大的黑色天鵝絨的短褲，花色的長襪，有銀扣子花格子的鞋子。他有格子的燕尾短服，和有格子的硬領包裹了他那僵僵的身體；衣服的顏色是深綠色的，上面的白銅鈕扣已變成赤色的了。他灰白的頭髮是壓平了的，整齊的梳在他黃色的頭頂，看去像是一片挖成畦的田。他碧綠的眼睛像用錐子穿過的，在兩條眉毛底下，閃着光，焦思熟慮在他前額上畫了橫形的皺紋，像他身上短

衣的褶綫一樣的多。這蒼白的臉孔顯示着忍耐，商業上的機智和狡滑的貪利心，這些都是他事業所需要的。

在那個時代，常常可以見到許多家族，那裏人們都保存着他們職業所特有的服裝，正像他們保存他們的傳流的習慣一樣；這種服裝留傳下來還存在我們的新文化裏面，正像洪水前的廢物被古費在石礮裏發見的一樣。顧拉密家族的族民是保存古時生活形式的人中之一：人家有幾次聽得他惋惜那個‘商人的首領’（註）留他談起商業法庭的裁判的時候，他稱他為‘幾個商業家代表的裁判’。照例他是第一個先起身的，等着他的三個年青的店員到來，如果來得遲了，他便要責罵做們。這三個年青的店員不知道比他那默然無言的偵視還有更可怕的事情否。

原來每星期一早晨他總扮着嚴厲的神色察視

（註）中世紀巴黎商業家的領袖。

他們的臉孔和行動，想要找出他們的不正當的行為的證據或餘跡。可是這時那年老的商人並不注意他的三個學徒。他想找出那青年留神凝視的動機；這個青年穿着長絲襪和大衣的，把目光時而投向那招牌，時而投向他的商店的內部。陽光漸漸強起才，因此可以看見裏邊的寫字檯，四周圍着以衛的綠網做的帳幕，檯上擺着許多巨書，像是這屋的無言的神託者似的。那好奇的青年似乎頗留戀這小屋，欲窺探那旁邊的食堂，那裏天花板上有扇玻璃窗放進陽光來，全家人在聚餐的時候可以從那裏看見在門外發生的任何小事。那青年這樣的留戀他的屋，使這位曾在‘恐怖制度’下受過苦的商人起了莫大的疑心。顧拉密先生忖想。這形相可疑的人是着意在‘貓作球戲’的商店的銀錢。那年長的店員暗中享受着他的主人和那不相識者中間的無言的決鬥隨即挪上前來，在顧拉密先生站着的地方立定；這時他見那青年正在凝視頂樓的小窗。他

向街上走了兩步抬起頭來，他看見奧格斯底娜，顧拉密小姐，急忙縮回頭去。那商人不滿於他第一個的店員的敏覺，向他打斜瞟了一眼；可是突然間那行人在那商人心胸中所引起的恐懼消得無影無跡了。那不相識者喚了一座在走向鄰近的廣場去的馬車來；坐了進去，裝着安然自若的態度。他的離去使那別的兩個店員心安了；因為他們重見了他們玩笑的對象，當時心中頗感惶恐的。

‘哦，先生們，你們爲什麼站着袖手旁觀呢？’顧拉密先生對他的三個店員說。‘實在當我在希米爾先生那裏的時候，此刻時光我已整理過兩匹多的布了。’

那年邁的商人禁不住暗笑起來。他的兩個店員是他們的父親托付他照顧的，這兩個父親是絡尾和西且富庶的的實業家。雖然他們到了可以自己經營商業的年齡，可有十萬法郎的酬報；顧拉密總以爲非嚴格管轄他們不可。這種嚴峻的管理法

在現代著名的商店裏是罕有的了，因為店員到了三十歲都想自己發財。他却要他們像黑奴一樣工作。他們三人因此足以做十個荒唐的店員所不勝任的工作。沒有喧音攪亂了這嚴肅的屋的寧靜；那里的門樞像老是抹着油，那里就是最小的家具也表示可尊敬的潔淨的。從此可以想見那里的秩序和這商店的節儉了。那最頑皮的店員常時在主人早上給他們的麵包上寫了他入店的日期，但麵包他老是不吃的，這種開玩笑的事情，或幾次使顧拉密年幼的女兒暗地裏笑了起來；她便是那剛才在樓窗口出現而使那青年迷惑的嬌美的處女。雖然每個學生，連那最年長的，都付高價的膳費，沒有一個敢留在餐桌旁，當食後的菓品送上來的時候。當顧拉密夫人說起生菜鷄絲一類東西的時候，那些青年不禁顫栗起來。想着她節省的手將怎樣不惜加些袖的。如果他們沒有在幾日前把正當的事由說明，他們決不敢動，念在外宿夜的，每當星期

日，兩個店員伴着顧拉密的家人到聖羅禮拜堂去，上午下午各一次。其時弗其尼小姐和格奧斯底娜小姐穿着稿素的布衣，各自把一個店員的臂膊扼在腋下，在前面走着；後面有一雙銳利的母親的眼睛看守着。顧拉密挾着兩本以麻羅角皮裝釘的聖書，和他的妻子並肩隨行。第二個店員是沒有薪俸的。有了十二年的耐心，堅韌和謹慎的店員才能得到八百法郎的酬報。適逢家中有歡宴會的時候，他也可以得到一些償物，都是出於顧拉密夫人枯乾的手的。例如網形的錢袋，她便把他補綴得很縝密，以示其手工的時式；很堅硬的褲帶，或則一雙很重的赫襪。有幾次，可是很難得的，這個店員得了參加家庭的歡樂的許可，當他們一家到田野去閒步的時候，或當他們等了幾月之後到劇場去租一座包廂的時候，那時巴黎人已不大想起觀劇了。至於別的兩個店員，把那布商和他的學徒隔離的尊敬，隔闕是這樣牢固的站着，他們竟情願像一

而不願違反禮儀的。這種拘謹的態度現在看來倒有些可笑的。可是這些古時的商店委實是誠實和道德的學校。主人是選擇學徒的。學徒的衣服是由女主人留心，時常加以補綴的。如果店員患了病，他竟成了真的母親愛和照顧的對象。如果發生了什麼身體上的危險，主人便不吝出巨資以雇那最著名的醫生來；因為他不僅僅代他們的父母，對他們的道德的習慣負着全部的責任。如果一個性格可嘉的店員陷入敗殘，這些商人便懂得估量他們的才能，毫不遲疑地把自己女兒的幸福交託給那個他們早已把財富信託給他的人。顧拉密也是這些古男子中的一個；也和他們一樣有可笑的地方，同時也有和他們一樣的好性質。因此約賽夫拉伯斯，他第一個的店員，是個孤兒而且絲毫無財產的，照他想來，便是弗其尼他年長的女兒的未婚夫。可是約賽夫的思想却和他主人的迥不相同；而他的主人又是頑固不化的，就是有人願出王國般

大的重價，也不肯把他第二個女兒先他第一個出家的。那不湊巧的店員覺得自己的心全然被奧格斯底娜小姐，就是那年幼的女兒，所攝住了。爲着要使他漸漸強烈起來的熱情有合理的藉詞，便不得不先知道，並要熟悉地知道，那專門的治家的工具。

二

顧拉密有兩個女兒。年長的一個全然像她的母親。顧拉密夫人，希米爾先生的女兒，這樣挺直的坐在暖桌旁有墊子的凳上，竟使有幾個喜開玩笑的人說，她是像中了箭一樣地坐着。她那消瘦長形的臉表出過於虔誠的神情，她既無溫雅的姿態，復無柔和的舉止。顧拉密夫人慣常用一個頭巾來裝飾她那六十歲的頭的這頭巾的形式又是死板板的，帶着羽毛，像寡婦的頭巾一模一樣。鄰人都稱

她‘管門婦’。她的言語是乾澀的，她的舉動宛若電報的間歇的動作，她的眼睛像貓眼睛一般明澈，醜陋得像對誰也都在發怒。弗其尼小姐像她的妹妹一樣是在她母親專制的教律之下養大來的，已到了二十八歲的年紀。青春把她那母親所傳給她的顛頂的相貌渲染得頗有些矯俏，但母親的嚴峻替他加添了兩個很重要的性格，這兩個性格倒可以均衡一切的；她是柔和而且忍耐的。奧格斯底娜小姐，年近十八，既不像父親又不像母親。她是那和父母親沒有生理上的相似點的女兒，正像那淑女的諺語‘上帝把孩子們給你’所說的一樣。奧格斯底娜是嬌小玲瓏，或者說得更貼切一點，是個麗姝。她是柔美而且完全是神經質的；常人可以指摘這可愛的少女的，便是她那毫不謹拘的舉動，或者天真的態度，有時便是她的使人取厭。她那沉默而靜止的臉龐表現着一種暫時的憂鬱，這原是每個懦弱而不能抵抗母親的意志的少女所常有的。常

常穿着樸素的衣服這兩個姊妹祇得用華潔的華富來滿足她們的熾意，這種整潔對她們是適當不過的，而且使她們和那些光亮射人的櫃檯，和那些老僕人所不願在上面見一些塵埃的架子，和那在她們四周的一切的古代的簡純，成了個極妙的對照。為她們的生活方式所限，她們祇得在那些須臾不離手的工作裏面尋求些安慰。奧格斯底娜和弗其尼直到那時祇滿足了她們母親的願望，因此她便暗地裏慶幸她的兩個女兒有着完美的性格。從此她們的教育也可以想見了。因為她們為運命註定在商業的環境中，慣於聽那些商業的論辯和計算，只學習了些文法，簿記法，希伯來歷史，就是法國的歷史也祇學了Le RaGois 的一部份，祇讀了些她們母親所認可的書，所以她們的思想是很狹隘的；她們很懂得治家，知道事物的價值；他們估量一切困難，都從怎樣積蓄金錢的觀察點上出發的。她們很是節儉，很喜歡商人的性格。

雖然父親很是富贍，她們也善於補綴，正像善於裝飾的一樣；她們的母親時常教她們烹飪法，使她們會得預備餐食，指導廚房裏的人，他們是與社會上的娛樂絕緣的，而她們父母也是以身作則的。她們很少的時候把目光移出那所曾祖所遺下來的舊屋，這個對於她們的母親正像是全個的世界。因家庭中的喜事而舉行的歡會構成她們在世上的快樂的全部。有時他們要在那二層樓的大廳裏接待——洛琴夫人，希米爾小姐，比她的表姊年齡小十五歲而且戴着金剛鑽的；那年青的拉巴定，財政廳的副官；柴，比洛脫先生，一個很富的化妝品商人和他的妻子，名叫柴夫人的；舍莫沙脫先生，巴大納斯街最富的絲商，他的岳父，賽獨脫先生，兩個或三個老年的銀行家和幾個淑女貞婦——那種種的預備，一切銀器，磁器，燭檯和水晶的裝飾物的佈置，使那三個婦人單調的生活較前饒趣一點了。她們來往的奔忙着，正像宗教徒在接待大教士

前的情形一樣。後來晚上大家都覺得倦極了，因為那些措擦包紮，和安放裝飾品於原處的工作，那兩個少女扶着母親去睡覺；這時顧拉密夫人對她們說：‘我的孩子，我們今天沒有做甚麼事呢’！

有時那管門婦，每當這種歡會時，准許了跳舞的舉行，把一切賭博——如波斯登 (Boston,) 費斯太 (Whist) 脫里克脫拉可 (Trictrac)——的玩具移置寢室中；這種放縱大家都以為無上的幸福；牠能給他們以和到跳舞場去所得到的一般的滿足；原來顧拉密每逢戒肉節時帶着他的女兒到跳舞場去的。最後每年有一次，那誠實的布商舉行一個什麼也不吝惜的聚歡會。不論那些被邀請的人是怎樣的富華高貴，他們總是來到的；因為鄰近的最大的商店是有求於顧拉密先生的信用，財富，和深廣的經驗的，可是這位可敬的商人的兩個女兒，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能表現世界所傳給這兩年幼的心靈的暗示。當這些歡樂會，舉行的時

候，這種歡樂會，有幾次是記錄在簿上的，她們祇戴着使她們自己覺得惡慚的裝飾品，她們跳舞的姿態也是不足動人的，而且那母親的督視使她們除了說幾聲‘是的’或‘不’而外不能再和她們的伴侶講別的話的。不但如此，‘貓作球戲’商店的傳統的規律，命令她們在十一點鐘光景返家來，而十一點鐘正是跳舞會音樂會開始熱鬧起來的時候。那末她們的娛樂，雖然表面上看來，和她們父親的富麗也是相稱的，常時因家庭的規律和習慣所產生的情形而掃興的。至於她們日常的生活，一句話已足以概括一切了，顧拉密夫人一定要她的女兒清早便把衣服整整的穿好，每天在同一的時光走下樓來把她們的工作安排得像和尚的一樣有規律，可是奧格斯底小姐湊巧有着一個高超的心靈覺得這種生活的空虛和無意義。有幾次她的蔚藍的眼睛抬起來，像是要問問那黑暗的樓梯的深處和那些潮濕的店鋪的底奧。她測量了一回這廟宇似的沉

靜之後，她恍惚聽得從遠傳來的漚漚的聲音，在說出這種消沉的生活的感傷。這時她的臉孔蒙上了緋色；她那雙不活潑的手把白的洋紗放在磨光的櫃面上；她的母親立即用着她那即使在說甜密話時也是銳厲的聲音，說：‘奧格斯底娜，你在想的什麼，我的寶貝’！也許 Hippolyte, Comte de Douglas, 和 Le comte de Comminges 這兩部浪漫的小說，是奧格斯底娜在廚房裏架上找到而新近爲顧拉密夫人所禁讀的，使那少女在漫長的冬夜裏貪望地讀完了之後，覺得自己的思想展開來了，她的憧憬的願望的表現，她的嬌軟的聲音和碧色的媚眼，在那可憐的約賽夫心中燃燒起愛火來，這種愛又是活躍着的，又是帶着尊敬的。奧格斯底娜因爲心情反覆無常，對這孤兒感不到什麼眷愛；也許她沒有知道，她是被愛着的，在另一方面，那第一個店員的頎長的腿，栗子色的頭髮，粗大的手，堅直的頭項，在弗其尼小姐的心中都引

起了隱密的愛意。她雖然將有五萬斯哥托註的嫁粧，(註)從未被人求過婚的，沒有什麼是比這兩個相反的感情更自然的了；她們在那黑暗的櫃檯的沉靜裏萌芽起來，正像紫蘿蘭在樹林深處展開的一樣。在不絕的工作和沉靜中，這對青年男女時時有追求娛樂的要求，於是一種久長的默然無言的目光，把他們的視線合了攏來，在他們心中激起了愛的情感。因為他們是天天見面的，他們不久便從彼此的臉上的表情中，找到了彼此的心。

‘這個男子行動得這麼快，我們的兩個女兒快要跪在謀人前仰求了’，顧拉密先生心中說。

從那時起，他見他年長的女兒漸漸年高起來，不覺爲之失望。那年老的商人記得，他和希米爾女士結婚時，也是和約賽夫，拉伯斯和弗其尼在同樣的情況中的，這是何等好的事，嫁了女兒，把神聖的責任卸了肩，把她交給一個將在同樣的情況

(註)值三四個法郎的錢幣名。

中接受她的孤兒。約賽夫拉伯斯，三十三歲，想到了他的幻滅，因為他和奧格斯底娜年齡相差十五歲，和她結婚是不可能的。他很聰明，請想出羅拉蜜因為有不可撓折的規律，絕對不願把他年幼的女兒先她姊姊而出嫁的。這可憐的店員，心地是這樣良善，正像他的腿是長的，胸膛是闊大的一樣。他祇得在暗中受着苦。

這樣便是那在聖脫，特尼莎街中間，像廟宇一般靜肅的小民園裏的情形。要縷述那些外界的事情，正像內部的感情一樣，不得不先講在這故事的序幕前幾個月發生的事情。時已是夜間了，這時一個青年在‘貓作球戲’商店前走過，一時站住了凝視着一幅圖景，是要使所有的畫家都停步的。那商店還沒有燈火點着，看去像是個黑平面在這個的底裏，那商人的餐室隱約可見。一盞燈放射一種黃色的火光，就是能給荷蘭派的繪畫以這麼多的靜美的，那潔白的檯布，銀的器皿，水晶的盆碟構成

閃爍的添飾物，黑影和光明的對照把牠愈加顯得美麗。那家父的臉孔，他妻子的，那幾個店員的，和奧格斯底娜潔白的形相，站在離她兩步遠的那個肥胖的圓臉的少女；這些合成這樣奇妙的一團；這些頭兒是這樣的新奇，而每個人又有這樣地流露着真情；人家一望即可猜度出這家庭的平安，甯靜和節儉，這對於慣常表現自然的藝術家似乎有些使失望的地方，若使要把這偶然的圖景繪畫出來的話。這個行人是個年青畫家，在七年曾博得最偉大畫家的獎狀的。他從羅馬回來。他的心靈，飽滿着詩意，他的眼睛看慣拉斐兒，米加爾安吉兒的畫的，經過在繁華的國裏多年的居住之後；渴望着真正的自然，那裏藝術是到處都宣揚牠偉大的精神的，對的或則不對的，他自己的感想便是這樣的。從意大利的情感狂熱中遁出了許久之後，他的心慕念着一個謙抑的靜美的純潔少女，這樣的美女他不幸在羅馬祇在圖畫中能找到，被一種熱忱

所鼓動着他的心，被那他所凝神注視着的自然的圖景所感動，他更進一步去專心欣賞那其中主要的人物：奧格斯底娜似乎在沉思，沒有進食。她半截的形像似乎在火光的圓圈中微動着；這光圈把她的頭的輪廓顯得愈加有神彩，把她的頭環繞着一種超自然的光輝，那藝術家無意識地把她比擬那被逐的還回憶着天堂的安琪兒，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沸騰的愛情充滿了他的心。他一時佇立在那裏，像被他思想重壓着似的。後來，他決絕的離開了他的幸福的所在，翩然自去回到了家裏，他不進飲食，夜不入睡。翌日，他進了他的畫室，把那使他心神顛蕩的神祕的圖景，在布上畫了出來；然後他走出畫室來，他的幸福是不完全的，因為他沒有他崇拜的人的像片。他又到‘貓作球戲’的商店前去徘徊；有幾次他竟敢裝着顧客走進去，要更正地看那使人陶醉的造物，是顧拉密夫人這樣嚴密地管守着的。八個月他獻身在愛情和畫筆上；他是最親密的。

的朋友也不願接見，忘却了世界，詩歌，戲劇，音樂和他那些最愛好的習慣。有天早晨，格洛特脫不顧一切藝術家所不願觸犯的禁律，闖入他的屋裏來了。他驚醒了他，用着這問語：‘你將把什麼陳列在Salon裏？’（註）那藝術家捉住了他朋友的手，拉他到畫室裏去，把架上的畫和人像揭開了。格洛特脫霍然跳了起來，抱住了他朋友的頸項，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的感觸祇能用心靈來直覺的。

‘你愛着！’格洛特脫叫道。

兩個人都知道，底提安，拉斐兒，李奧那特弗西的美麗的畫像都從刺激過分的感情裏產的，這種感情也就是產生所有的傑作的。那年青的藝術家點了點頭，算是唯一的回答。

‘你從意大利回來後，你真幸福，你可以愛了！我不願你把這傑作陳列在藝術裏’，那著名的畫家加添着說。相信我的說話吧，這兩幅畫許是沒有人

（註）在Louvre的藝術陳列館

理會的。這種恰當的色彩，非常的精工，還不能受人們的歡迎呢。大家是不慣於這種深意的。現在我們的畫，我的朋友，是人家當爲屏風似的東西的。哦，還是效仿古人的好；作詩總得比我們不幸的畫圖更易受人豔羨，我們的榮譽因此也更大。

三

雖然他的朋友勸阻他，他的兩幅畫終於陳列了出來，這兩幅畫的畫材在藝術中產生了革命。這種畫放進陳列館裏去，也許會使人想，她們是可以機械的手術畫成的，至於那人像，沒有一個藝術家見了會忘却的大家都以為她是值得格洛特脫所得的桂冠的，這兩幅畫受許多人的欣賞。正像婦女們所說的那樣，人們要死在那裏似的愛好牠們。投機家，大貴族都願出許多拿破崙那(鞋)去買她們：那

藝術家却拒絕出買，而且不准複製。商人們提議費許多錢把牠們彫刻出來，可是他們和別的人們一樣不能成功，雖然這個消息傳遍了全世界，可是不能潛入聖特尼莎街上的那商店。但有一次，那中人的妻子，在訪見顧拉密先生時，對她所熱愛的奧格斯底娜談起陳列館裏的展覽會，並且把她的目的說明了。羅格夫的閒談，使奧格斯底娜心中起了要見那畫像的熱望，並且使她鼓起了勇氣，暗中要求她的表姊伴着她到洛夫萊去。那表姊於是和顧拉密先生商酌，要求他允許把她的表妹從她悲哀的工作牽開二小時光景，旋即那少女穿過人羣擠上前去，直到那受獎狀的畫像。顫慄通過了她全身，像一張樺樹葉子一樣，當她認出了自己的時候。她惶恐起來，回首顧盼，找尋着這時被人羣遮掩着的羅格夫人，就在這時候，她那雙受驚恐的星眸遇見那年青畫家的燒紅似的臉。忽然她憶起了那行人

(註)值十四個法郎的錢幣多

的面貌，這個行人她常時看見是好奇似的，而她却總以他爲新來的隣人。

‘你看，愛情是怎樣的鼓舞我呵，’那藝術家在那嬌羞的少女耳畔說，那少女聽了這句話，不禁心頭怦然了。

她終於找到了在她想來是超自然的勇氣，在人羣中擠回去找她的表姊，這時還在掙扎着要穿過密叢的人羣而終未走到那畫像前的。

‘你要窒息而死呢’奧格斯底娜叫說。‘我們去罷’。

可是在這陳列館裏，有時兩個人竟不能並肩在走廊上跨步的顧拉密小姐和她的表姊被波浪似的人羣推動了一回，已在離開那第二幅畫不上兩步的地方了，他們兩人不知不覺的走近了那威稱傑作及偉大的天才的化身的畫像前了。那中人的妻子不由己的驚叫起來，可是她的聲音却在人羣的喧音絮聒中湮沒了；奧格斯底娜捺不住感動的

見了這奇異的情景，哭了起來。後來她爲一種不可名狀的感情所陵使，把手指抵住了她的雙唇，當她見了那年青的藝術家出神似的臉孔的時候。那不相識者回應着點了點頭，意思是討厭羅格夫人的在場，但他是了解她的。這個啞戲在那可憐的少女胸中燃起了愛火，她想自己是犯了罪的，因爲她立即和那藝術家溝通了心意。使人窒息的熱鬧，那常時出現的最富麗的衣衫和裝飾物，活着人和畫着像，那些金的框子，使她感到近於陶醉的感覺，這種感覺增強了她的惶恐。若使她心中不起了一種從未體驗過的享受之感，使她全身興奮起來，她也許要昏暈過去呢。但她相信，她祇覺得自己似乎在那像聖書中所描寫的惡鬼的魔力之下。這時她可以說確是昏憤失智了。她看見自己被那因愛情的幸福而神彩飛揚的青年伴着，直到她表姊的馬車中爲止。爲一種新的刺激和陶醉所顫栗，一種使她的心欲騰空而上似的陶醉所顫慄，奧格斯底

娜恍惚聽到她心靈的聲音在說話，她又看了看那年青的藝術家，讓那捉住她的慌亂表露了出來。她雙頰的桃紅的肉色，從未和她皮內的潔白成過一個這樣惹眼的對照。那藝術家看見了這芬芳的美麗，和她那視膜的嬌態，奧格斯底娜感着一種雜着恐懼的快樂，想到她給了幸福於那個為萬人所豔稱的，能使平凡的圖畫不朽的天才的藝術家，她是被愛着的了！這個她是無用懷疑的了。當她不見了那藝術家的時候，她聽得在她心中回響着這簡潔的話：‘你看，愛情怎樣的鼓舞我啊！’她的心慄慄地跳動得更利害了，使她感到異常痛苦；她的熱血循流得更快了，引起了不可知的力。她假裝着頭痛，為的要避免回答她表姊對那畫像而發的閒語。可是回來的時候，羅格夫人不得不把‘貓作球戲’的商店所獲得的榮譽講了出來。奧格斯底娜全身發起抖索來，當她聽見她的母親將赴陳列館去看她那被畫了出來的屋子的時候。那少女拗執着說是

頭痛，終於得到了睡覺的許可。

‘這便是要去看這種把戲的報應啊’顧拉密先生叫說：‘頭痛！看我們天天在街上所見的東西有什麼趣味呢？不要對我講那些藝術家，他們正像著作家一樣是無聊的餓鬼。該死的，爲什麼要把我的屋子畫在布上，敗壞牠的尊榮呢？’

‘這樣我們可以多賣幾尺布呢’，約賽夫，拉伯斯說。

這句話也不中用，藝術和思想總是在這商業的法庭裏被人鄙棄的。那不消說的，這幾句話頗使奧格斯底娜失望。全夜她消磨在第一次的愛的幻想中。白天的事情恍如夢景，她便把牠們在想像中重現出來，聊以玩味。她忽然感到恐懼，希望，懺悔和所有的能使一個像她那樣天真羞怯的心誘入夢鄉的感情的變化。在這黑黢黢的屋子裏她見到了怎樣的空虛。而在她的心靈中她又見到了怎樣的寶藏啊！做一個天才的妻子。並享他的榮耀！這個

意念。在一個在這種家庭裏受教育的女孩心中，引起了怎樣的缺憾的感想啊！但她在一個屈服於凡俗的規律之下而欲得到一種高尚生活的少女的心中，又覺醒了怎樣的希望啊！微稀的陽光快惠臨這監獄似的生活了。奧格斯底娜突然間起了愛的決意。在她心胸中這麼多的感想同時奔湊而來，掩護她愛的決意，使她不及思索而被愛慾擒獲了。在一個年方十八的少女，愛情也在世界和她眼睛的中間放射光輝麼？她不想到那些因一個愛着的婦人要和一个理想人結合而生的困阻，她祇相信她是爲使這個人的幸福而生的，而他與她之間，並沒有大的差別。對她現在已是全部的將來了。當明天她的父母從陳列館裏返來的時候，他們的臉孔表露着幻滅的樣子。第一是因爲那兩幅畫已被那畫家領回去了；尤其因爲顧拉密夫人失掉了她黑貂的斗蓬。從她到過陳列館後那兩幅畫忽然不見了，這消息對奧格斯底娜是一件婦人本能似地所樂聞的

事，使她認認了，柔美命感情。

那天早晨，當特奧獨爾。特。莎美維克斯——這便是那榮譽很大而使奧格斯底娜心中起戀慕的思念的名字——從跳舞場回來，被‘貓作球戲’商店的店員所作弄的時候，也就是他等候着他那天真的女朋友——她自然不想到他是在着的——的時候，這兩個戀人自從在陳列館裏相見之後，祇是第四次相見呢。那些願拉密的商店的制度對那藝術家放縱的性情的所設壁壘，越發使他的情愛強烈起來。怎樣走到一個坐在櫃檯旁，兩個像弗其尼小姐和願拉密夫人的婦人中間的少女那裏去呢？怎樣和她通信，倘使她的母親永不離開她的呢？像所有的戀人一樣善於揣測不幸的事來，特奧獨爾使一個爲其餘兩個所眷顧的店員做了他愛的競逐者。可是他雖然這樣可以少爲他們矚目，終於不能在那年老的商店主人或者願拉密夫人嚴峻的眼前有所舉動，到處是阻礙！到處是失望！他愛情的熱

烈也不能使他在他那為愛情所燃燒着的智腦裏找到一種巧妙的方法，正像一個囚犯不能在他為自由的希求所燃燒着的腦裏找出方法來一樣。特奧獨爾那時在街上轉來轉去像瘋人一樣的敏捷，宛若這種動作可以暗示他狡計的。他磨難着自己的想像，後來他終於想出用金錢來賄賂那圓臉的女用人的方法來。因此在顧拉密先生和特奧獨爾瞋目而視的那天早晨以後的兩星期中，有幾封信交換過了。

四

這時那兩個戀人互想答應，每天在一定的時候相見，每星期日在聖羅。禮拜堂裏當晨祭與晚時相見。奧格思底娜給她親愛的特奧獨爾一張她家庭的男女的戚友的名單，因此可以教他去博得其中一個人的歡心，以謀他們愛的成功；雖然這些人都是從事於商業，祇愛金錢的俗物，在他們看來愛情是從未聽到過的怪誕的投機事。‘貓作球戲’商店的習慣從來是不可更改的。如果奧格斯底娜心

中很歡喜，如果不服家庭的條例，她竟上樓到自己房裏去玩弄花瓶了；如果她嘆息着，她沈思着，現在沒有人，連她的母親也看不到這個的。這種事情也許要使那些熟悉這商店的性質的人奇異了，因為這商店裏是絕不容詩意和情感存在，而且誰也不能使他的一顰一笑不被督視的。可是這也是易於了解的；因為現在這隻在巴黎的商業的海面上浮着的船——上面豎着‘貓作球戲’的旗子的一被一種狂濤所捉住了；這種狂濤也像春分秋分一樣，按時節而來，從十五天以來，那四個男子。和弗其尼小姐，全部的精力都貫注在一樁名為‘結賬’的工作上。他們把巨大的貨包都移動過。計量貨品，要準確知道餘貨的價值。他們把那些在每一貨包上掛着的牌子審看清楚，要知道進貨的日期，他們把貨價商酌定當。願拉密先生，老是手中握着尺耳朵上拈着鉛筆；這樣他正像一個指揮船的船長。他那銳利的聲音，穿過那小窗間在下面商店中的人，

很曖昧地問道。‘H，—N，—Z。有多少？’—‘賣完了’。—‘Q—X還贖多少？’—‘兩碼’。—‘定價呢？’—‘五—五—三’？—‘把所有的J—J，M—P和V—D—O的餘貨放在Z A那里罷’。還有許多同樣是不可解的活，在那裏響着。正像現代的詩句給浪漫派人讀出以示其對詩的愛好的一樣，晚上，顧拉密和他的店員，妻子結算賬目，重新登記賬簿，寫給未付款的人，並且寄發票子，三個人做了大堆的工作而結果祇是一小方的紙，可以證明給顧拉密的商店看，有多少的是現款，多少的是貨品，多少的是借票，總之牠不虧少銀錢，祇有人家欠她一百或二百萬的法郎；資本漸漸增大，田產，房屋加倍的增多了。從此來了一個更加熱心的收括金錢的需要了：在這些像勇敢的螞蟻的人中，沒有一個想到：爲的什麼？

因爲有這個年節的大舉，那幸福的奧格斯底娜能從他們的監視之下脫出身來。這結賬的事情

在一天星期六的晚上完了。賬上的數目很足使顧拉密滿意，因此他竟改變了那全年不變的規則。那心存狹仄的老商人交搓着雙手，留他的店員在晚飯後的餐桌旁邊。當他們幾乎沒有飲完最後一杯的酒時，便可以聽出馬車的輪聲了。全家的人到弗爾德戲院去觀 Cendrillon (註) 去了，而其他的兩個店員各得一七法郎的斯哥托，並且准許他們到外邊去，假使他們半夜回來的話。雖然放任他們半夜星期日早上那年老的商人六點鐘硬起來剃頭，穿上了他的栗子色的短衣，光彩還很好，因而他總是沾沾自喜的，他把金扣子掛在禱上；七點鐘光景，大家還是睡着，他走到第一層商場隔壁的房裏去。這小房的光線是從一扇有鐵柵的小窗射進來的，從小窗望出去便是四方的庭子，四周圍着這樣高的牆，看來倒很像一個平常的井。那年老的商人親自去開了他所熟識的裹着馬口鐵的窗，把

(註) 戲劇名 Cendrillon 係神仙故事中的人物。

玻璃抬起來，推了上去。庭子裏冰凍的空氣，透進這間發出寫字房所特有的臭氣的房裏來。那商人依舊站着，手按着靠椅的塵佈的臂上，這靠椅蓋着麻羅角皮，第一層顏色已褪了的，他似乎躊躇着不願就坐。他感動的看着那雙面的寫字檯，在他對面的是他妻子的坐位，這坐位是嵌在弧形的牆隙裏的。他長久的看着那些編着號碼的硬紙片，小繩，蓋印器，箱子，和多年前的物件；他相信他是不愧爲希米爾先生第二的。他把那坐榻移前了一些，這坐榻蓋着破了的皮是他那已故世的主人活着時坐的；隨即他顫顫的依舊把牠放在他的先主人所放的地方。然後，他帶着難以形容的感觸，扯了扯那通約賽夫，拉伯斯的牀頭的鈴。他做這突然的動作，是因爲他的回憶壓迫着他。他拿了三四張票子，對牠們疑視着，但並沒有看見些什麼；這時約賽夫。拉伯斯忽然來了。

‘你坐在那邊’，顧拉密指着那坐榻說。

因為那年老的商人從未叫他的店員坐在他面前過，約賽夫。拉伯斯恐怕得戰慄起來。

‘你對這幾張票子意思怎樣？’顧拉密問。

‘怕不會來付還了’。

‘怎麼？’

‘前天我聽人家說，愛脫納公司是以金幣付款的’。

‘喔，喔！’那商人叫起來了，‘把自己的怨恨露給人家看，那實在是不該當的，我們談談別的事罷。約賽夫，給賬的事總算完了’。

‘是的，先生，這次的賬總算最好的了’。

‘這種話且不要去說牠！贏利究竟多少，約賽夫，說說這個罷。你可知道，我親愛的，這種結果我們也是一半賴了你才能得到的？所以我不再要你僅僅得到薪俸了。顧拉密太太時常要我給你些利息。哦，很好的，約賽夫！顧拉密。拉伯斯，用這個名字來開店不好麼？或則要完成這名字，再加公司兩

字’。

眼淚忽然在約賽夫·拉伯斯眼中隱隱欲透了，他却竭力掩住。

‘哈，願拉密先生！我怎樣當得起這樣的厚意呢？我祇盡了我的責任。你能夠同情於一個孤兒……那已是好極了……’

他用右手袖子刷了刷那左手的捲袖；惴惴的看着那老人，這老人這時微笑地想着，這個謙抑的人自然也像他往前一樣，需要幾句說明來鼓勇他的。

‘可是’，弗其尼的父親繼續着說，‘約賽夫，你也許不值得這種寵愛。你對我是沒有像我對你那樣的信任（那店員驕然抬起頭來）。你有關於那箱子的秘密呢，兩年來我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你了。我差你到工廠裏去最後我沒有什麼瞞過你的。可是你呢？……你有愛戀之念，而關乎這事你對我一句話也不說嗎？（約賽夫，拉伯斯紅起臉來）……’

哈！哈！’顧拉密叫了起來，‘你要欺瞞我這樣的老狐狸嗎？我，你曉得我是會猜到萊可加的破產的呢’。

‘怎麼，先生？’約賽夫，拉伯斯答說，留心察看他的主人，像他的主人察看他一樣。‘怎麼，你知道我愛的是誰嗎？’

‘我什麼都知道的’，那可敬的但也是狡黠的商人說，扭着他的耳朵。‘我寬恕你，我也同樣的做過’。

‘你將她給我嗎？’

‘是的，還有五萬斯哥托，我將給你這麼多呢，我們用新資本再來經營，換過一個店名。我們將經營許多別的事業呢，我親愛的’，那富有經驗的商人興奮地說，站起身來，振動了一回他的臂膊。‘要知道，我的女婿，祇有商業。那些問我們商業裏有什麼興趣的，正是愚人。找尋富源，懂得在商界中佔優勢，不耐煩地等着，像在門牌的時候一樣，愛

脫納公司將要破產否，看見國王的衛隊走過，都是穿我們的布料的，使隣人跌倒，這自然也是不足怪的！製造比別人更價廉的物品；學人家的乖，使事業擴大起來終於到最大的成功：像警察長一樣知道一切商店的進行方法，使我們不落伍，堅固地站在別人前面；有通信的朋友在所有的工業城裏，這一切不是永不使人厭倦的遊戲嗎？約賽夫！這便是生活！我在這種勞苦中快死了，像那年邁的希米爾先生一樣，雖然我現在還是盡力作事’。當他滔滔不絕的說話時，顧拉密父親幾乎全不看着他的店員，這時在流淚不絕的，‘哦，什麼！約賽夫，可憐的人，有什麼不快’？

‘呵，我是那麼的愛她，那麼的！顧拉密先生，我快昏暈過去了，我相信’！

‘哦，孩子’，那老商人說，‘你是比你所想的更幸福呢，因為她也愛你。我知道這個的，我’。

他說着，他那雙綠眼睛眯了幾次，再看他的店

員。

‘奧格斯底娜小姐。奧格斯底娜小姐’！約賽夫。拉伯斯熱烈地叫着。

他已要跳出房去了，忽然他覺得被一隻纖樣硬的手阻住了；他的主人緊緊的牽了他到他面前來，狀極驚慌。

‘奧格斯底娜對於這事有甚麼關係’？顧拉密急急發問，他的聲音忽然使那不幸的約賽夫，拉伯斯不寒而慄了。

‘不是她嗎，——我所愛的？……’那店員囁嚅着說。

顧拉密因為沒有銳利的眼光，心中不勝慌亂，把尖頂的頭放在他交叉着的手中間，仔細想着他所陷入的奇異的情境：約賽夫，拉伯斯羞怯而且失望的站着。

‘約賽夫’，那商人繼續冷峭的說，‘我對你說的是指着弗其尼。愛情是人家所不能命令的，我也曉

得的。我知道你是謹慎的，我因此將忘掉你的事。我決不肯把奧格斯底娜先弗其尼而嫁的。你的利息算百分之十罷’。

那店員，受了愛情，不知道多少的鼓勇，而且愛情也給了他巧言的能力，把雙手亦叉起來，講起話來，對顧拉密講了一刻鐘光景，談鋒頗為銳利，還帶着熱烈和感動，因此情形便轉變了。如果這事是關於商業的，那年老的商人倒會有不易的定律來決定事情的；但因為這離開商業足有千里之遠，而且他又是無情的，在這樣新奇的情況中，他倒有些委決不下的樣子了。但為他的天生的好心所驅使，他終於讓了步。

‘噲！愚人！約賽夫，你是知道的，我有的兩個女兒，年齡相差十年的。希米爾小姐也不是美麗的，可是她也不能說我些什麼。那末和我一樣做罷。不要哭，你是愚蠢的你要的什麼？這也許會成功，我們看罷。我們總可以設法的。我們做丈夫的

不常是滿意於我們的妻子的。你懂得我麼？顧拉密太太是忠實的……我的孩子，今天早晨你把手臂給奧格斯底娜罷，當我們到禮拜堂去的時候’。

這幾句是顧拉密偶爾說的話。最後的話使那愛着的店員狂喜起來，他已想把弗其尼小姐介紹給他的一個朋友了，當他從那為煙煤所薰黑的寫字房裏，挽着他未來的岳父的手臂走出來的時候。這時顧拉密已對他說過一切都將辦妥的。

顧拉密夫人怎樣想呢？這個思想使那好心的商人不安起來，當他一個人在着的時候。

在吃午飯的時候，顧拉密夫人和弗其尼含着惡意的看着約賽夫·拉伯斯，而他却依然很侷促不安。那年老的商人也只得讓她們不顧到他的幻滅的表情。可是那店員的羞怯使他的岳母懷起好感來。那母親重新變得這樣的快樂，她竟微笑地看顧拉密先生，說幾句在這種簡陋的家庭裏所慣用的戲語。她打趣弗其尼和約賽夫，說他們的高度是相

配的，並且要把他們量一量。這些很有意味的說話使那家長的前額上起了愁雲。可是他依然表示贊同，竟命奧格斯底娜在到禮拜堂去的路上挽住他第一個店員的手臂。顧拉密夫人對於這個男子的柔婉頗為詫異，便向他領首應諾。這夥人於是排列成行的走出屋去，這事在鄰人看來也不是不好意思的事。

‘你，奧格斯底娜小姐，你以為’，那店員戰戰兢兢的說，‘像顧拉密先生那樣有重大信用的商人的妻子，可否比你母親娛樂更多一點嗎？可以載着金鋼鑽而車行嗎？呵，我，第一件要緊的事便是，如果我結婚了，我要努力使我的妻子幸福呢。我不願要她站在櫃檯前面。不是麼，賣布是婦人所不在行的，而且已不像先前那樣需要婦人了。顧拉密像他先前那樣做，是很對的，況且這又是他妻子的所好。但是倘使妻子略略幫助記賬，通信，定貨，管家，及其他瑣繁的事而不使自己一無所事，這已是

是夠了。七點鐘當店門關了的時候，我，我要求些娛樂，到世界上去玩玩。但你並不在聽我’。

是的，約賽夫先生。你對於畫圖的藝術意思怎樣。這是美好的技術呢’。

‘是的，我認識一個會繪房屋的圖樣的人，洛爾都斯先生，錢也很有的’。

這樣談着，那一家人已到了聖脫，羅的禮拜堂了。那裏顧拉密先生重新使用他的父權，第一把奧格斯底娜安放在自己身旁。弗其尼坐在拉伯斯傍邊第四把椅子上。當禱告的時候，在特奧獨爾和奧格斯底娜中間的一切都進行得順利，他這時站在一個柱子背後熱心的爲他的女神祈禱着；可是在‘起立’的時候，顧拉密夫人忽然見——可是太遲了——她的女兒奧格斯底娜把她的禱告書底倒的執着。她立即要嚴厲地責罵她，這時她放下了面幕，截斷了誦讀，向那她女兒的眼睛所愛好的方向看去，隨即看見了那年青藝術家，從他那富麗的服

飾一望而知，他祇像賦閒的騎士而絕不像商人的。麗拉密夫人這時的感觸實在是難以揣摩的：她往前怎樣地自誇，說她是這樣完美地教育她的女兒，而如今她在奧格斯底娜心中覺察出未經許可的愛情；她的譎弱與無知尤加使這愛情危險。她相信她的女兒是全個心都腐化了。

‘第一把你的書握得正，小姐’，她低聲的說，以憤怒而戰慄着。她把那書奪了過去，重新放好，使那些字都正對着她的女兒。‘不要把眼睛抬起來，看着別處’，她接着說，‘否則你要回答我，爲什麼。禱告過後，你的父親和我將對你說話哩’。

這幾句話在奧格斯底娜彷彿是電擊一樣。她覺得自己漸漸軟弱無力起來。但她一感着痛苦，一面又怕在禮拜堂裏做出敗名的世事來，終於把她的心痛按捺着，不讓他流露出來。但看到了她那顫動的禱告書，和那些滴在她所翻過的每一頁上的眼淚，立卽可以猜度出，她的心已恐懼了。

從顧拉密夫人看她的憤怒的目光裏，那藝術家見到了他愛的毀滅；他隨即狂暴地走了出去，決意要什麼都試行一下。

‘到你的房裏去，小姐！’顧拉密夫人回來後對她的女兒說：‘我們要你來的時候，我們可以叫你的；不過第一不要怕走出來’。

那夫婦間的談判是這樣的祕密，先時什麼也不漏出來的。但弗其尼被許多甜美的幻想所鼓舞着，好心的潛走到她母親的房門邊去，在房裏夫婦正在開談判的，爲的是竊聽到一些消息。當她從第三層走到第二層樓去的時候，她聽得她父親叫道：

‘夫人，那末你要治死你的女兒嗎？’

‘我可憐的女孩’，弗其尼對她哭着的妹妹說：‘爸爸保護你的！’

‘他們對特奧獨爾要做什麼？’那無辜的少女問。

那好奇的弗其尼於是再走下樓去；這次她停留得較長久一點，便得知拉伯斯是愛着奧格斯底娜的。在這可紀念的一日，這樣甯靜的屋竟成地獄似的了。顧拉密先生告訴了拉伯斯，奧格斯底娜是愛着別一個人的，這使他非常的失望，因為他已把為弗其尼作謀的計劃告知他一個朋友，這時知道他的希望是被撲滅的了。弗其尼心灰意懶的覺悟到，拉伯斯是拒絕她的愛的，因而頭也岑岑作痛了。那夫婦因為生命中第三次意見不合，各自分散了，情形看來頗有些洶洶然的可怕。第四天晚上，奧格斯底娜，慘白而且顫慄着，眼圈紅紅的，走向父母前去。那可憐的少女直率地把她那太短促的戀愛歷史告白了。她的父親鼓勇她起來，答允平心靜氣的聽她講完，她方才敢把她親愛的特奧獨爾特，莎美維克斯的名字說了出來。她覺得陳述她的感情很是快慰的，她找到了充分的勇氣，帶着天真的堅決的口吻宣告，她愛着莎美維克斯先生，而且

她已寫過信給他，末後還伴着眼淚說：

‘這是我的不幸，如果把我嫁給別人’。

‘可是奧格斯底娜，你不知道什麼是畫家嗎？’

她的母親怒氣凌人的說。

‘顧拉密夫人！’那老年的父親說，命令他的妻子靜默不要說話，‘奧格斯底娜’，他說，‘藝術家大都是餓鬼。他們太會揮霍，因此難得幾個不是無聊的人。我和已故世的約賽夫·弗爾脫，萊加和納維素先生是有過交易的，你可知道。這位納維素先生，一個聖脫·喬治的武士，而尤其是菲利特先生怎樣巧妙地欺騙那可憐的父親希米爾啊！他們是奇特的人，我知道的。只會高談闊論，裝腔作勢……哈！你的莎墨……莎美……先生決不……’

‘特·莎美維克斯，我的父親’！

‘娥！特·莎美維克斯，好的！他對你也決不會比聖脫·喬治武士在我得到議員對他的判決書的那天對我更好的！是的，他們曾經做過貴族的’

‘但是，我的父親，特奧獨爾是個貴族，而且寫信告訴我，他是很富的，他的父親在革命前是以蘇美維克斯武士著稱的’。

在他的女兒說這幾句話時，顧拉索先生看着她驚恐的妻子，她這時像個被觸犯的婦人，用腳趾顫着樓板，含着怒意的緘默着。她甚至於不把自己憤懣的目光，讓奧格斯底娜瞧見，似乎要讓顧拉索先生負這重要的事的全部責任，因為她的警告沒有被容納過一點。可是雖然表面上她是很冷淡的樣子，當她明知她的丈夫要漫不經意的容受一樁全然不是商業的禍事的時候，她終於叫起來：‘真的，先生呀，你對你的女兒們真是懦弱……可是……’

馬車的輪聲，在門前停下來，截斷了她那丈夫所怕聽到的訓話。過了一會，羅格夫人已在房中了，她一壁看着那家庭戲劇中的三個演員，一壁帶着佑護者的神情說：

‘我的表妹，我一切都知道的’。

羅格夫人有個缺點；她相信一個巴黎的中人的妻子是可以扮演藝術保護者的角色的。

我一切都知道的’，她重複着說，‘我進入那諾阿的船(Arxhe de Noe)裏正像白鴿帶着橄欖樹枝的一樣；我在 Genie du Christianisme (註)裏已讀過這篇諷諭文了’。她說着轉身向着顧拉密夫人‘這種比較你也許是很歡喜的’。——‘你可知道’，她接着說，暗中向奧格斯底娜微笑着，‘那個莎美維克斯先生是個可愛的美少年？他今天早晨把他替我畫的像給了我。這畫像真是出於大藝術家的手腕，至少值價七千法郎。’

這樣說着，她輕輕拍着顧拉密先生的臂膊。那牟老的商人不由得用雙唇做了做他習慣的鬼臉。

我是熟識莎美維克斯先生的’，那雌的白鴿繼續說，‘兩星期以來，他時常參與我們的晚會。他把(註) Genie du obsistianisme 是 Chateaulriand (在

八〇二年出版)所著的，內述基督教無上的養美

他所有的痛苦講給我聽，並且教我做律師。從那天早晨起，我知道他崇拜着奧格斯底娜，而且要得到她。哈！表妹，不要拒絕地搖頭你要知道，人家將稱他男爵；而且國王不久之前也封他爲霍奴萊其的武士。羅格現在是他的中人（Notaire，）所以熟稔他的事情的。哦，莎美維克斯先生富有田產，每年租稅進款是在十二萬法郎以上。你可知道，一個做這等男子的岳父的，可以升爲市長之類呢！你不見都不脫先生封爲國家的伯爵並且做上議院議員，就因爲當做市長的時候，他出來迎接國王到維也納城裏來嗎？呵，這種結婚應該使他實現。我也崇拜這個好青年呢，他對奧格斯底娜的舉動祇能在羅曼史中見的。是的，我親愛的好女孩，你將幸福了，誰也豔羨你，也想處你的地位呢。我晚間招待一位女士，是加利格利安的公爵夫人，她是最驕地歡喜莎美維克斯先生的。有幾個饒舌的婦人甚至說，她是特地爲他而來的，好比昨日的公爵夫人

在希米爾婦人。那裏已失其尊榮似的，而希米爾的家族自從一百多年來已屬於上等階級的了’。

奧格斯底娜，羅格夫人停了半晌說，‘我已見過他畫的像片，上帝！牠是多麼美麗啊？你可知道，國王也會想見見牠呢。他微笑着對他的首將說，若使他朝廷裏有許多這樣的美女，當那裏有許多國王進來的時候，他許是要堅確地說，這樣他可以常時維持歐洲的和平，這不是恭維的說話嗎？’

那些騷擾不安的現象，是從那天開始的，像是自然界的現象，因為牠們不久又回復了恬靜和晴朗的天氣。羅格夫人說得這樣娓娓可聽，她可以攻擊在拉密夫婦乾燥而無情的胸中這麼多的心絃，終於找到找了可以很適當地利用一個。在那個傳奇的時代，人家對商業和財政比什麼時候都還有更熱烈的狂慾，要去連絡那些高級貴族；而那些國王的將軍也善於利用這個心的傾向。顧拉密先生竭力排斥這個怪僻的惡習。他最常時提起的警告

是：要追求幸福，婦女應該和同等階級者結婚；如果要狂妄地提高自己的身分，遲早要受罰的，愛情對於治家，是這樣的無用；所以首先要夫婦兩人都要有堅固可靠的品性，方才有幸福之可言；兩人中之一不能比別的一個有更多的智識，因為兩人要互相了解的；說希臘話的丈夫和說拉丁話的妻子終有餓死之一日。他常以悟出這句諺語而自喜，他把這種結婚較諸古時以絲和羊毛交織成的布料，因為絲末後總是截斷羊毛的，可是人心的底裏寓着這樣的虛榮，竟使那以管理‘貓作球戲’卓著的顧拉密的理智，終於見讓於羅格夫人滔滔的善於攻擊的談鋒了。那嚴峻的顧拉密夫人，和她的丈夫一樣，在她女兒的愛情裏，找到了她所以離她所教與的正道的動機，又找到了可以答允接受莎美維克斯先生在家裏的理由：她因為她將來可以加他嚴格的監視，她也心安理得了。

那年老的商人找約賽夫·拉伯斯來。把經過情

形告訴他，七點半的時候，在那為藝術家所宣揚的食堂的玻璃屋頂之下，召集了羅格先生夫婦，那年青的畫家和他嬌美的奧格斯底娜，約賽夫·拉伯斯，這時耐煩地等着他的幸福的，和弗其尼小姐，這時頭已不作痛了的。顧桂密先生夫婦望着將來，他們的女兒都成了家，又在想像中看見‘貓作球戲’的命運交託給靈巧的手了的。他們的滿意是超過一切的，當特格獨爾餐後把那使誰也驚異的畫送給他們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見過那表現他幸福所繫着商店的內部的畫呢。

‘怎樣美麗啊！’顧拉密叫了起來。‘人家說有人要出三萬法郎的重價來買牠呢’。

‘噲！呵，我在那里可以看見我頭上的羽毛呢’，顧拉密夫人說。

‘這些展開着的布料’，拉伯斯附和着說；‘可以用手來拿似的’。

‘布料畫起來常是很好看的’，那畫家答說。‘我

們很是幸福，我們近代的藝術家，如果我們可以達到古時布料的完美’。

‘那你喜歡布料嗎？’顧拉密父親叫說。‘哦，好極！把你的手給我，我的小朋友，你喜歡商業的，我們將同意了。喔，爲什麼人家不喜歡牠呢？世界社會是以商業開始的，因爲亞當把樂園賣掉以換得一枚蘋果。不過這不是好的交易罷了’。

那年老商人說着縱聲大笑，受了香賓酒的刺激，因爲喝得太多了。那年青的藝術家的眼睛蒙着模糊的一層東西，他祇見他未來的岳父母很是愉快。於是他說了幾句滑稽的諧談語，使他們更快樂起來。大家都喜歡他了。晚上那佈置着富麗的家具的客堂，像顧拉密所說的，沒有客人了。當顧拉密夫人忙着從桌子走到火爐，從高燭架到點燈處，急速的熄了那些蠟燭的時候，那心滿意足的顧拉密，每當說及金錢時總是目光異常銳利的，把他的女兒奧格斯底娜扯到自己身傍來；然後把她擁在膝

上，他對她這麼說：

‘我親愛的女孩，你將和你的莎美維克斯結婚，因為你要這樣的；我准你把你幸福的資本犧牲了吧。毀壞了好的布料而得到的三萬法郎，我終究以為靠不住的。金錢來得快，去得也快。我不是在那天晚上聽得那年青的浪漫人說，如果銀錢是圓的，這為的就是要牠滾動嗎？可是如果牠對於揮霍的人是圓的，在我們節省的人却是扁平的；我們可以把牠們積疊起來，他日便像柱子一樣高了。哦，我的孩子，那美少年說要給你馬車和金鋼鑽。他有錢，他為你而揮霍！很好。這於我是漠不相關的。但致於我所給你的錢，我不願你把我以勞苦而積蓄起來的斯哥托，化為馬車以及別的無價值的東西。誰也揮霍無度的，便永不能致富，或是他的十萬斯哥托也不能在巴黎維持他一生呢。你將來有一天可以得到十幾萬的法郎，我要使你等得愈長久愈好。我已對你未來的丈夫說過，像我這樣的男子是

非要那藝術家答應有田產而結婚不可的。我將把那婚約仔細審察，要他答應給你若干禮物。哦，我的女孩，我真想做祖父呢！我已想為我的孫兒們打算了：那末你快在這裏對我發誓，對於有機金錢的契約，你非經我許諾決不簽字的；倘使我竟早早離世去見希米爾父親的話，也對我發誓，你將與你的內兄，約賽夫·拉伯斯商議。對我這麼發誓！

‘是的，我的父親，我這麼誓言便是’。

當她柔聲的說過這句話後，那老人吻了吻他女兒的雙頰。這天晚間，這幾個戀人正像願拉密夫婦一樣安靜地睡着。

五

這可紀念的星期日過後幾月，在聖羅教堂的神檯前舉行二個不同的結婚禮。奧格斯底娜和特奧獨爾在幸福的光輝中出現着，眼睛裏充滿着愛情，穿着最富華的衣服；有結彩的車馬等候着。弗其尼和她的家人乘一座馬車來到了後，她挽着父親的手臂，隨着她的妹妹，很謙沖的樣子，穿着樸素的衣服，像祇是這景象所需要的影子而已。顧拉賽先生竭力要牧師先為弗其尼行婚禮；可是他心

痛的看見，那些高級和低級的牧師們都先轉向兩個中較富麗的一個去的。他聽得有幾個鄰人高聲稱揚弗其尼女士的天資，他們說這種天資是可以鞏固她的婚姻，使她永遠忠實於家庭的；他們還說着幾句譏刺的話，因為他們對和一個貴族的藝術家結婚的奧格斯底娜懷着妒忌。最後，他們還裝着惶恐的樣子附帶說道：如果顧拉密的人是野心勃勃的，綢布的商業快敗殘了。因為有個賣扇子的商人說，那浪漫人快要把她‘放在稻草上’了，顧拉密那時很是快樂。因為在起草婚約時，他是在傍督視而且把牠謹慎地請過的。那天晚上，有一個奢華跳舞會舉行，接着便是這世紀以來所罕聞的大聚餐會；過後全家便分散了。顧拉密夫婦留在 Vieux Colombier 街上，那舉行婚禮的旅館裏。拉伯斯夫婦乘着馬車回到在聖特尼莎街上的舊屋去管理而‘貓作球戲’的商店。那藝術家，以愛情而陶醉的，在臂懷中抱着他親愛的奧格斯底娜，把她疾速地搶

了去，當馬車駛入 Trois freres (三兄弟) 街的時候，隨即帶着她到他的富華的住屋裏去了。

佔住了特奧獨爾的熱情，使得全年過去了，而無一些雲翳蔽他們幸福的天空。生活對他們並不是沉重的，特奧獨爾每天揮霍不少金錢來裝飾並且造求快樂。他整天賦閒無事，任情縱慾。但感到他倆的心靈沉溺於極度的陶醉中，因而忘却身體的結合了。奧格斯底娜昏憤得不能運思，祇隨着她幸福的波形的行程。她祇能完全獻身給那神聖的結婚之愛。因為她的心是質朴的直率的，她既不懂得半推半就的逞媚，又不懂得治服丈夫，因為貴族的妻子有以智巧的手腕來支配丈夫的權力的。她愛得太甚，不想及將來，也從不想到這樣甜蜜的享樂生活會有一天要停止的。她是她丈夫全部的快樂，因此覺得無上的幸福；她相信不可熄滅的愛將永遠是她的最美麗的裝飾，好比她的真實和服從常是最使人迷醉的引誘物，末後，她愛情的幸福使

她這樣的榮耀，於是她的美麗使她驕矜起來，並且告訴她，她永遠可以支配一個像莎美維克斯先生那樣的男子的。她做婦人祇知道了愛的教訓。在這個幸福之中，她依然像深居在聖特尼莎街上時那樣無知的少女；她並不想採納她所應該生活在裏面的世界的智識，習慣和基調。因為她的說話都是愛語情話，她在這些裏面注入了旖旎的柔婉和動人的媚意。可是她用的言語是和所有浸沉於愛情中的婦人相共通的，她也祇以愛情為她全個的環境。如果偶爾奧格斯底娜表現了一個和特奧獨爾不相投合的意念，那年青的藝術家祇笑了笑，正像帶人取笑一個外國人初次的錯誤的一樣，可是倘使她老是不改錯誤，這便使人惱恨了。

到了這可愛而很快的一年的終期，莎美維克斯忽在一天早晨感到重整工作而行其故習的必要。他的妻子懷着孕了。他又接見朋友們了，當那年輕的妻初次育養小孩因而感到非常苦痛時，他

自然很艱苦地使勁地工作着，但有幾次他出去在
塵人的俗間追求享樂。他所樂於來到的屋子，便是
加利格利安公爵夫人的家；她後來終於把那馳名
的藝術家引誘了過來。當奧格斯底娜回復了康健，
而她的小兒不再要求那些使母親享受人間快樂的
操心勞力時，特奧獨爾想要試行享受這種愛的幸
福，就是社會所給與我們的，當我們和一個醜麗的
婦人，羨慕和妒忌的對象，並肩走着的時候。走過
客廳帶着從丈夫的榮耀所借來的光輝，看見自己
被所有的婦人所豔羨妒忌，是奧格斯底娜新的快
樂的收穫；可是這已是她結婚的幸福所射出的最
後的反光了。牠第一便冒了丈夫的虛榮心，當她
經過徒然的努力而不能指飾她的無知，她言語的
不準確，牠思想的狹隘。沙美維克斯的性格，為愛
情的初次的衝動所激盪，足有兩年有餘，現在重行
安靜地回到他所愛好而暫時撇開了的習慣。詩和
畫的藝術和想像的崇高的享受，在他那貴族的腦

筋上，又恢復了不可毀滅的權力。特奧獨爾堅強的意志，兩年來並未迷失，祇找到了個新的領域。當愛情的田野已經走遍了時，當那藝術家已經像孩提一般採集了許多玫瑰花和矢車菊而尚不知足，竟不見他的雙手已不能再容納牠們的時候，情形便驟變了。當那畫家把他最美的畫指給他妻子看的時候，他聽得牠叫說，像顧拉密父親一樣：‘這是美麗的’她那無熱烈的讚美不是由於意識的直覺，却由於情話的信賴。奧格斯底娜喜觀那最美麗的圖。她所認識的唯一的貴族的高尚，就是心的高尚。末後，特奧獨爾不得不認出那殘酷的真實來：他的妻子不感到詩意；她並沒有住在他的環境內，她並沒有所有的心意；思想的機變，他的快樂，他的痛苦，而跟他走；她踏着實地祇在現實的世界裏走來，而他却仰首高盼理想之鄉。一個以最親密的感情和別一個人結合的人；一個不時要把思想和感情擴大而化身於圖中的人。他那受偉大魔力

的催迫而創造時的痛苦，是常人的智腦所不能估量的。這個痛苦對他尤其是難受的，因為他對他的伴侶的感想是，要他們永不互相在心靈中把捉什麼，而不把思想的表現和心靈的祕密混在一起。欺瞞自然的命令是終要受罰的。她是不可撓折的，正像社會的性質一樣，莎美維克斯避居在畫室的甯靜中了，希望着和藝術家同居的生活可以改造他的妻子，在她心胸中展開高尚的智慧的萌芽來，這種智慧有幾個天才高超的人以為是先天的，可是奧格斯底娜太虔誠，因而受了那藝術家的說話的驚恐，在有一次特奧獨爾邀朋友來聚餐時，她聽得一個不相識的但看來也不是凡俗的藝術家，像孩提般不加思索地說：

‘可是，夫人，你的樂園不是比拉斐兒所描繪的更美麗嗎？這個我倒已經看厭了’。

奧格斯底娜於是把一樁使人鄙夷事帶進這個歡樂的聚會中來了。她嘆息着。那些藝術家都厭惡

起來：他們或者遁走或者嘲笑起來。顧拉密夫人在別的可笑的事情中有一樁：她以為是做妻子的真諦的事她便把他的價值誇大起來；雖然奧格斯底娜往前諷笑過這個，不免有時要效仿她母親的淑貞的態度。這個過分的羞怯，就是貞節的婦人所不能免的，曾引起別人的興趣來做幾首詩，都是很中肯而不足使莎美維克斯觸怒的。這些譏諷的詩是他的朋友用以報復他的，因為他往前不接見他們。可是對於特奧獨爾那樣易受刺激的心靈，什麼也足以打動他的心絃的。因此他覺得一種微微的冷意，後來却漸漸銳利起來的。要達到結婚的幸福，好比登山，山頂是塊狹小的平地，但離開那峭拔崎嶇的山坡是很遠的；那藝術家的愛終於退了下來。他以為他的妻子不能了解那些精神的觀念，照他想來是足以辯正他對她舉止的奇怪的。他相信自己並沒有錯，把她所不能理解的思想隱藏過了，把他那不能以階級觀念來評判的行為瞞過了她。奧

格斯底娜怨艾地把自己幽閉在悱惻而沉默的愴痛中。這些隱秘在他倆夫婦間懸起了一個黑幕，日見其厚起來的。雖然她的丈夫對她總是表示敬意，奧格斯底娜不由己的要顫慄起來，當她看見他把往前置於她跟前的柔情和歡笑，留給外界的人間的時候，她隨即用譏刺語來說男子反覆無常的不好。她並不怨訴，可是她的態度已該被人譴責的了。結婚過後三年，這個年青而俏麗的婦人，在榮耀與富華中生活着，被這麼多的浮誇而不懂世故的人所羨妒着：終於她臉色變得蒼白了。她思慮着，比較着；後來不幸終於向她襲來，她決定依舊勇敢於她的責任，希望這個宏量的舉動遲早是可以再博得丈夫的愛的，可是事情不是這樣。當莎美維克斯因工作而疲乏的從畫室內走出來時，奧格斯底娜來不及把手工藏得快；那畫家可以看見，他的妻子在補綴小孩的和他的衣服，還帶着好主婦的慎密的模樣。她把金錢吝惜地無怨言地遞給她丈夫揮

霍；但想要保存她親愛的特奧獨爾的財富，她在自己身上和家務上總是節省的。這種舉動是與藝術家的浪漫性不相融合的，這些人到了事業的完結，已這樣地享受過生活，竟永不對自己發問為什麼遭此毀敗的。這是無須的，把從他們結婚約幸福起初的日子的光耀的色彩直到深深的黑暗，其間的每一色層都指示出來。有天晚上，那悲哀的奧格斯底娜，早已聽得過她丈夫熱烈地談起加利加格利安娜公爵夫人的，從女朋友那裏又聽到了幾句惡意的說及莎美維克斯傾心於那著名蕩婦的話，據說她那裝飾的式樣就是在國王朝廷中也是被做做的。二十一歲，正在青春與美麗的光輝中，奧格斯底娜發見自己因為一個三十六歲的婦人而被辜負了，在世俗的生活和於她無樂趣的歡會中，她覺得自己的不幸；這個可憐的少女不理會她在那裏所勾引起的羨慕和妒忌。她的臉孔蒙上了別樣的表情，抑鬱在她臉上傾注了消沉的柔和和被棄的愛

的表情。那些愛的引誘立即來向她求愛，可是她依然是寂寞而且貞節的。幾句厭惡的話，她丈夫所不經意而說出的，便在她心中產生了不可言訴的失望。她看出了自己交際上的缺點，她的不完全的教育，不能使她的心靈和特奧獨爾的融合起來。她還有着對他的熱愛，足以寬恕他而譴責自己的。她流着血淚覺到她和他的結婚不是心靈共通的，正像不同階級的與不同風俗習慣的結婚一樣；可是覺悟已是太遲了。想到她結婚的春天的享樂，她覺得過去是無限的幸福，又不得不承認，這種豐富的愛的收穫太使她滿足了，因而終有一次不幸來均衡人生的苦和樂，可是她愛得太真誠，終於不願完全失望。因此到了二十一歲時，她決心自學，把自已想像浸沉在她的崇拜者的裏面。

‘如果我不是女詩人’，她想，‘我至少也得要了解詩’。這時利用了所有愛着的婦人共有的意志力，莎美維克斯夫人試欲改更她的性格和習慣；可是

雖然她貪婪地讀了多卷的書。而且勇敢地學習。她賦變得愈加無知了。會話的細膩和動人的談鋒是一種天稟或則是要在搖籃時學習起而能成就的。她懂得喜歡並且享受音樂，可是不會唱歌。她了解文學和詩的美麗，可是要把她們來裝飾她那叛逆的記憶已是太晚了。她聽得別人的談話煞是悅耳，可是自己却望塵莫及。她那些宗教的觀念和稚氣的成見阻住她的智慧的發展。最後，在特奧獨爾心中起了一個反對她的成見，她任是怎樣也能勝過的，那藝術家忽然嘲笑那些以妻子為虛榮的人，而他的諸談語也並沒有錯：他這樣地感動那年輕而可憐的造物，竟使她在他面前或兩人在一起時。也要寒慄起來，那奧格斯底娜的忠愛反而不能博得那辜負的丈夫歡心；他似乎在唆使她去作惡，因為他稱她的貞節為無感情。奧格斯底娜徒然的努力要排斥理智，委身於她丈夫任何的善變的幻念之下，獻身給他虛榮的自私心；可是她不能獲到她嚮

性的結果。也許兩個人都已把兩個心靈能互相了解的時光放過了。有一天，那年輕的妻子敏感的心遇到了一個打擊；這打擊這樣厲害地損壞了感情的連節，人家可以相信。從此感情破裂了。她和她丈夫隔絕了。可是不久一不幸的思想啓示給她，一條在她家族中尋求安慰的思路。

六

因此一天早晨，她走向那簡陋沉靜的老屋去，她的幼年時代便是在那裏度過的。她又見了那窗，從那裏有一天她曾向那個在她生活中給了她尊榮但也給了她不幸的人表示接吻的要求的；她不禁嘆息起來了。在這個窟窿裏什麼也沒有變動，祇有商業愈加興盛了。奧格斯底娜的姊妹在櫃檯旁邊佔了她母親的地位。那年輕的苦惱的婦人又遇見了她的兩兄，耳朵上拈着一枝鉛筆的。他幾乎沒有

聽她講話，因為他是異常的忙碌。他的周圍的許多商品目錄單，因此他離開了她，請她原諒。她的姊姊接待她有些冷漠而且報復的樣子，的確，奧格斯底娜邊輻耀目的從馬車中走下來，直到此刻祇路過時瞥見她的姊姊呢。那謹慎的拉伯斯的妻子意想，金錢便她來訪第一原委，她試欲持鎮靜的態度，這使奧格斯底娜微笑了不止一次。那畫家的妻子看見，除了帽巾上的羽毛而外，弗其尼當真是她母親酷肖的後繼者，而且把‘貓作球戲’古傳的聲譽保存着。在午飯的時候，她看見家務上的幾點改革，足以表出拉伯斯的智慧的：那些店員食後並不立即離去，他們有談話的權利，而且食後菓品的豐夥足見不十分奢侈的安樂。那年青的俏婦見 Les Francais (註) 包廂的入座卷數張，那裏她記得很少看見她的姊姊的。拉伯斯夫人肩上有了一件斗蓬，很漂亮而足證她丈夫的大量的。他倆夫婦的行

(註)巴黎戲院名

動也是迎合時代的。奧格斯底娜不久便感動起來，承認這對心融意合的夫婦的幸福是純粹的，實在是一種純粹而無煩擾的幸福。他們接受生活，當作商業一樣，凡事都行之可靠。那妻子先前並沒有丈夫多深的愛，但努力創造了愛。漸漸地約賽夫被引入愛境了，那藉以求幸福之出現的時間正是他倆永續的幸福的担保。因此，當那怨訴的奧格斯底娜說明了她所處的苦境之後，她心中難過起來，聽着那滔滔的一番俗話，是聖脫，特尼沙街的道德習慣所傳授給她姊姊的。

‘不妙的事發生了，我的妻子’，約賽夫，拉伯斯說，‘我們應當好好地究問我們的妹妹’。

然後那商人慢慢地分析着那些法律和習慣所准予奧格斯底娜的方法，可以用來使她出脫困境的；他掄起手指計算着一樁樁的事，把牠們按價值似地歸類而考慮着，正像涉及各種品質的商品一樣；然後他比較，估量牠們，按着她所處的困境的範

團作了個結論，依據正道而決定。但這使她對丈夫永續的愛有所不滿了。這感覺愈加強烈起來，當約賽夫拉伯斯提起法律審判的時候。她向這兩位朋友道了謝，回了家去，比她在未曾和他們商議前更加獨疑不決了。她這時敢乘車往哥倫比亞街上那旅館去，意思把她的不幸告訴她的父母。這少婦正像那兩個病人一樣的不幸而且可憐，他們躺在牀裏失望似的，因為他們已試過一切醫治的方法，甚至於信賴那些傳說的療法了。這兩男女老年不很悅愛地接待她，倒使感動得涕淚泫然了。她的來訪把他們的安慰，他們的寶貝帶了來，因為他們四年來在孤苦中生活着，既無目的，又無同情。他們坐在火爐旁，講起往前種種不幸事和商業情形來，又講到他們以前怎樣避免破產，尤其是那次拉可加的破產，和顧拉密父親在馬來角的爭鬥來。(註)把往事講完了後，他們談起聖，特尼泥街上的逸事

(註)一個革命的時代，那時商品的價格須由政府規定的。

來。二點鐘的時候，顧拉密父親來出去看‘龜作球戲’的商店。回來的時候，他停住在每月商店前，這些商店往時是他的競逐者，牠們的主人都想要他酌扣但他却總是不拒絕的。有一次兩隻駿馬因太肥胖死於旅館的馬厩中。顧拉密夫人利用牠們來出席每星期的聖祭。這對可敬的夫婦每星期三次獻祭於神前的。賴了他的婿兒莎美維克斯的勢力，顧拉密被稱為軍服辦理委員會的委員了，當他的丈夫在那管理處地位昇高了的時候，顧拉密夫人決定依她的身分而與社會相見。他們的房間擺滿着許多金錢的裝飾物，和許多雖無藝術意味却很有價值的家具，因此一間最簡陋的房也像小禮拜堂了。奢侈與節儉似乎在每件添飾物都爭鬥着。人家可以說，顧拉密就是買枝蠟燭也想便宜一點的。在這富華的房中間，這富華足證那夫婦的賦閒的，掛那莎美維克斯著名的畫，在一個尊榮的地位。這畫是顧拉密夫婦的安慰，他們每天把載着眼鏡的

眼睛轉着這表現他們往前生活的安慰足有二十次之多。在他們想來往前是一種努力的饒趣的生活。這旅館的房間呈着老殘和中等階級的意味；這兩個老人便在里邊隔塵世地生活着，離開了一切思想的潮流。奧格斯底娜看了這一切，頗為驚異。她仔細看着這情景，她覺得彷彿是她在約賽夫·拉伯斯那里看到的情景的第二部。拉伯斯的生活是煩擾而不安定的，雖然這種生活看來是本能的少變動的，像海狸的生活一樣，她同時又感到不能以言語表示的驕傲，覺得她的苦悶是從十八個月的幸福而來的：她想這種幸福是值得以千個空虛得可怕的生活相易的。但她藏過了這不好意思的感動。她對她年邁的父母，百般柔婉地使他們欣慰，逞媚作態地使他們悅愛，使他們樂於諦聽她結婚後的訴苦。那兩個老人樂意地接受了她真誠的供狀。顧拉密夫人要知道，她那異常的生活的底蘊，因為這種生活在她想來是傳奇的。‘霍且男爵的遊歷’是一個

她所常時講而從未完的故事，但故事中也並沒有比這種生活更離奇的事。

‘怎麼，我的女兒，你的丈夫把裸體的婦人禁閉在房裏，而你竟相信他把她們畫出來嗎？’

這樣叫着，老婦把眼鏡放在桌上，把裙子動了動，把交叉着的雙手抱低了雙膝，兩足高蹠，在一隻小暖爐上，這暖爐算是她最歡喜的踏腳橙。

‘可是，媽媽，所有的畫家都需要模特兒的’。

‘他在向我們要求和你結婚時，都留心着不把這類事情說出來的。如果我先前知道了這個，我不願把女兒嫁給一個這種職業的男子。宗教是不准許這種可惡的事的，這是不道德的。幾點鐘——你說——他歸家來？’

‘在一點鐘，或二點鐘’……

那兩個夫婦相互探視，不勝驚訝的樣子。

‘他在作樂罷？’顧拉密先生說。‘在我們的時代，祇有那些流浪人回家得這麼遲的’。

奧格斯底娜用雙唇做了鬼臉，意思是反駁這個品評。

‘他使你夜間好難過了，當你等候他的時候’，顧拉密夫人接着說。‘但你竟不入牀睡覺麼，是不？倘使他回來的時候很失意的話，你便要受磨難了’。

‘不，媽媽，有時適得其反呢，他很是快樂。常時天氣很好，他叫我同到樹林裏去散步呢’。

‘到樹林裏去當深夜的時分？那你們的住屋很小的罷，他的房間客堂還不足夠，要奔到樹林裏去……但這要使你受寒呢，倘使那罪犯叫你這樣去娛樂的話。他要哄騙你，不要你了罷。你可曾聽得過一個有正當的職業的男子要像狼一般狂奔的麼？’

‘可是媽媽，你不懂得他要擴大他的天才，所以需要刺激呢。他很愛好那些夜間風景’……

‘哈；我倒要指示美麗的風景給他看呢’，顧拉

密夫人叫着說，截斷了她女兒的話。‘你怎的可以寬宥這種男子呢？第一我不歡喜那種祇飲水人，這不合衛生的。他爲什麼見了在吃東西婦女便表示厭惡呢？何等怪僻的習慣！但他是瘋狂的！丈夫不應當離開家，如果他先前不告知妻子，尤其不當隔了十天再回家來。他曾對你說，他在 Dieppe 繪畫海景麼？有人會畫海麼？他對你說的儘是些欺騙話’。

奧格斯底娜啓口欲解，爲她丈夫辯護，可是願拉密夫人做着手勢要她緘默，她便照習慣服從了。她於是願拉密夫人談談的說：

‘哦，不要再講起這個男子罷；他是從未進過教堂的，除了和你幽會和後來結婚的兩回。無宗教的人是不愧作任何罪惡的。願拉密有過一次欺騙我嗎？他出外三日而沒有一句話麼？……呸！他也像他那樣撒謊嗎？’

親愛的媽媽，你把高尚的人評判得太酷刻了。如果他們的思想也和常人的一樣，他們也不是

天才了’。

‘哦！天才儘管自己好了，不要結婚！怎麼，一個天才使自己的妻子不幸福因為他有天才。這是好的麼？天才！天才！不需多這麼多的天才！像他那樣每分鐘都顛倒是非，要阻住別人說話，在家中大吹大擂，任何事也不讓人家確實知道，強迫妻子在她丈夫的心未曾快樂愜意之前不求娛樂：他一不快活便要隨其不快活’……

‘可是媽媽，這種理想是眞意’……

‘這種理想是怎樣的？’顧拉密闕斷了她的話接着說。‘他有着美好的理想呢，照我看來！一個不徵求醫生的意見便專喫蔬菜的人，他是怎樣的一個丈夫？如果是爲了宗教，倒還有些理由，可是他是比加爾維納人還不虔誠的啊。有人聽到過一個男子愛馬比降人還甚嗎？像癡子一樣蓬亂了頭髮，把石膏人像放在網布底下，關上了窗白天也在燈光下工作的麼？讓我說，如果他是這樣不道義的話，

他只配住在‘小屋’裏。(註一) 你去和洛勞先生，塞蘇爾比斯副主教商議罷，他會告訴你，你的丈夫的行爲決不是基督徒的’。

‘呵，媽媽！你可以相信’……

‘是的，我相信的！你愛他，你昏昏然什麼也看不見。可是我，在你初結婚的時候，我記得見過他在 Champs Elysees (註二) 街上他騎在馬上！哦！他一時使馬無羈地疾馳，隨後又停下來緩步。我那時想這是個無理智的男子呢。’

“哈，顧拉密先生搓着兩手叫道，‘當我嫁你的時候，我是多麼仔細地審察那婚約的啊’。

當奧格斯底娜把丈夫的過失直率地講完之後，那兩個老人憤懣得嚥口無言。不久顧拉密夫人把離婚兩字叫了出來。這時那賦閒的商人宛若從

(註一) 蓬人院名

(註二) 巴黎街道名

夢中初醒；爲對他女兒的愛情所驅使，爲訴訟事所

需要的爭扎所驅使，顧拉密終於奴說語了。他決心要求離婚，他決定為他的女兒辯護，教他付所有拜訪律師謁見法官和訴訟代理人所需要的錢；他決心要驚天動地一舉了。莎美維克斯夫人驚跳起來，反對父親意見，並且她不願離去丈夫；縱使將更不幸地受苦，她也不再說起自己的苦痛了。然後那兩個人用了無言的撫慰來勸她；但任是怎樣的安慰，也不能減輕她這次的心痛了。奧格斯底娜走了出來，覺得不明事理的庸人不能批評高尚人的，她從此理會了，妻子是不應當把不幸事告知別人，就是父母也不是例外的，而妻子的不幸是難能得到別人同情的。在高尚的環境中的衝突和受苦祇能給高貴人玩味，因為牠們屬於他們的。在任何事情中，祇有我們同等的人可以評判我們。

那可憐的奧格斯底娜仍舊回到自己家庭的冷空氣中，攢眉苦思着。研究對她已不成什麼了，因為研究已不能給她以丈夫的心。她知道了那些心

靈的祕密而沒有享受牠們的可能，她祇受了牠們的磨折而享不到牠們的快樂。人間的融樂使她厭倦，而且牠對於愛情在她看來是鄙醜的。這個至少在她生活中是不相當的。有一天一個思想像天光一樣閃過了她的腦際。這個思想祇對她那樣純潔的心是愜意的。她決定要訪見加利格利安公爵夫人，不是要向她要求丈夫的心，可是要她教她怎樣把他奪過來的巧計；要在那驕傲的貴婦心中，引起她對她男朋友的孩子的母親的同情，使她婉和一點，原諒她爲了她自己將來的幸福，正因為她是她第一次不幸的來源。

七

因此，有一天那羞怯的奧格斯底娜鼓起了無上的勇氣，在下午二點鐘光景乘了車子，要鑽進那有名的蕩婦的閨房中，這蕩婦在這時以前是不能見到的。莎美維克斯夫人從未認識過那些威嚴的前室，壯大的樓梯，和寬大軒廠的客廳；這些客廳裝飾着能耐嚴寒的卉花，充滿着在富華中嬌養慣的婦人所特有的風韻，表示着貴族階級的習慣。奧格斯底娜忽然感到了可怖的心痛。她驕羨着得到

這種她從未想裏過的富麗的祕密。她看見了這裏的貴族氣味，因而明白了牠所以能勾攝她丈夫的引誘性了。當她走到那公爵夫人的內室裏的時候，她感到妒忌和一種近似失望的感覺，羨慕着那些家具，裝飾物，和地氈的內感的引誘性。在那裏，凌亂是一種雅觀，奢華反而假裝着一種厭惡富贍的樣子。散佈在這溫暖的空氣中的香郁，是在向那些花卉獻媚似的。這住室的添飾物 and 那望着有綠樹的花園的玻璃窗所透入的光線，是相諧和的。一切都是誘惑，在那裏人都要昏迷而失智的。那女主人的才能完全在奧格斯底娜在那裏等着的客堂裏表現出來。她想用那些凌亂的物件的外觀來猜度她的情敵的性格；可是凌亂和整齊都有不可猜透的地方，而對於奧格斯底娜這全然是不可解釋的。她所能見到的便是那公爵夫人是個超衆的婦人。她這時起了一個痛心的思想。

‘哦，唉！是真的’，她在思想中說，‘一個愛着而

簡單的心對藝術家是不足夠的；要均衡那些剛強的心靈的重量，不是把要牠們和那些有同等的力的婦女的心靈相連接麼？如果我是和這個蕩婦受一樣的教育，我的戰具至少也可以遇敵的’。

‘但我是不能見到的’！這句簡潔而急速的話，雖然是低聲地在隣室中說出的，終於被奧格斯底娜聽出了。她的心不禁怦然了。

‘那位夫人坐在那邊’，一個侍女接應着說。

‘你愚蠢了，叫她進來罷’，公爵夫人說，聲音漸漸和婉而且謙恭了；她那時顯然是想要被人聽見她的聲音的。

奧格斯底娜畏葸地進去了。在這個氣象鮮麗的閨房的深處，她看見公爵夫人躺在一張華麗的臥榻上，煞是肉感的樣子；這張臥榻安放在黃地氈上一個以柔軟的洋紗做成的半圓形的中間。那些以鍍金的黃銅做的裝飾物，佈置得別饒風趣的，增美了那個羅傘似的錦蓋，在這個下面休憩着那

公爵夫人，形似古時的石膏人像。她身上的天鵝絨灰暗的顏色並不遮掩了她肉感的誘力。幽輝是和她的美麗相襯的，像是反光而不像光明。幾枝寶貴的花樹昂起了她們濃香的頭，在最富麗的塞夫拉器皿上面。當奧格斯底娜驚異的看着這景色時，她走得這樣柔美。就是那賣風騷的蕩婦見了也不禁妒羨起來。那公爵夫人這時的目光，像在對那個貴家的妻子所未曾見的人說：留着勿去，你又可看見一個美女了，她來了我倒不覺厭倦了。

見了奧格斯底娜，那公爵夫人站起身來，請她坐在自己身傍。

‘我怎麼有受你訪見的榮幸呢，夫人？’她說了婉笑着。

‘爲什麼要這麼虛僞呢？’奧格斯底娜想着，低了低頭回答她。

她是是受命令而靜默的。她看見一個別的人在着。這人是陸軍大佐，最秀美，瀟灑，身段也是

端壯的。他那半似貴族的服裝把他的美麗愈加顯露出來。他的臉孔迸溢着青春的活氣，年青而且善於表情的，裝飾着尖翹的像木炭樣黑的，短髭濃密的鬍鬚，梳得很整齊的頰髮，和微蓬略亂的頭髮。他揮動着一條鞭子，表示安然自若和自由的態度，這種態度是同他那滿意的表情和含媚的裝飾相符合的。繫在他衣扣上的羅帳是漫不經意似地縛着，似乎他的美貌和媚態比他的豪勇更足以自傲的。奧格斯底娜用目光指着那陸軍大佐，對加別利格利安娜公爵夫人看了看。她的希求立即被了解了。

‘好，再會罷，安格來蒙先生，我們在波洛業樹林（註）裏再見罷’。

這句話那蕩婦說了出來，像早已決定說要似的。她說了向那軍官瞞了一眼。她威脅似的看他，也許是因為那軍官在欣賞一朵和那驕傲的公爵夫人成極微妙的對照的花的緣故。那善獻媚的少年

（註）巴黎附近地方的一個樹林，是一個散步的勝地

沉默地低了低頭，在腳跟上轉過身子來，隨即活潑地走出了閨房。這時奧格斯底娜偵視着她的情敵，從她隨送着那著名的軍官的目光中，看出了一種婦人都能認識的不持久的感情，她深深地心痛起來，想她來訪也許仍是無效的；這個狡黠的公爵夫人，太貪望尊榮的人來跪在她跟前，因此可想她的心。也是無情的。

‘夫人’，奧格斯底娜吶吶的說，‘我這時來拜訪你，未免使你詫異罷；可是失望使我像狂了一般，因為我的失望我要請你恕罪，我很知道怎樣特爾獨爾喜歡你的屋子比別人的更甚，而且怎樣你的精神能在他心上施行這樣的權力。唉！我祇要深深地一想便可找到這個的原動力了。可是我崇拜着我的丈夫啊！夫人。兩年的眼淚還不足把他的形像從我心板上洗去，雖然我已失掉了他的心了。我實在愚笨。竟懷起和你徵逐的念頭來了；所以我到你這裏來，要問問你我怎樣能夠勝過你。啊，夫人！’

那年青的婦人叫着，熱烈地握住了她的情敵的手，而這個也讓她握住了她的手，‘我將爲你的幸福比爲我的更熱誠地祈禱上帝，倘使你幫助我使我能再博得莎美維克斯的愛慾，不說他的愛吧。我祇希望於你。哈！對我說，你怎樣可以博得他的心，而使他忘懷我們……往前的’……

說到這裏，奧格斯底娜爲她那按捺不住的哽咽所窒息，停住了話。因爲自己的懦弱而覺慚羞，她把臉孔遮掩在手巾裏，手巾全都爲淚目所浸濕了。

‘你是多麼天真啊，我親愛的美女’！那公爵夫人說，爲這種新奇的情景所攝住了。她雖然是個受過巴黎最美好的男子的恭敬的婦人，也不由得深深感動起來；便把那手帕從那少婦眼前取開，親自替揩眼淚，用幾句單音的微語來撫慰她，帶着憐憫的表情。

過了一會的沉默，那寡婦把奧格斯底娜的纖

手從她自己的雙手中放了出來，她的兩手是柔美絕倫而且有魔力似的，然後用溫婉而且愛媚的聲音說：

‘第一句勸告你的話便是不要這樣哭，眼淚是使人醜陋的。我們應的勝過煩悶，煩悶該是會人患病的，愛情在痛苦的牀上也不能耐久的。憂鬱初時固能給與可愛的柔美，可是終於要使最美麗的臉也要變成醜貌的。因此我們的君主常常驕傲地命令着。要我們常時快樂的’。

‘哈，夫人！我這樣無感情似的，也不是我的不好。你想一張以前因愛情和快樂而閃着光輝的臉孔，無端會變成闇澹而無光嗎？如界不受臨死似的痛苦的磨折會成無感情似的麼？哈！我委實不懂得怎樣指使我的心’。

‘那更不好，親愛的美女，但我相信我已完全知道你的歷史了。第一你要明白，如果你的丈夫是不忠實的，我也不是他的同犯罪者。如果我要接

他到我客堂裏來，我要自認，這是我的自愛；他各有各的而且從未到過別處去的，我太愛你，不願把他爲我而做的一切愚事都告訴你。我祇要披露一件事，因爲這也許足以使他回到你心中來，懲罰他對我的大胆。最後你要知道，他也許會使我走入危途呢。我是諳知人情世故的，不願委身給一個卓越的超羣拔萃的男子。你要知道：我們要讓他們來求愛，可是嫁給他們——這是大錯！我們，婦人，應該歆羨那些天才，享受他們正像景物一樣，可是和他們共同生活！決不！呸！這好比是要求快樂的人去看那些演劇的器具，而不留在包廂裏享受那些輝煌的幻景。可是，在你，可憐的少女，事已如此了，是不是！你也不必再找尋抵抗暴君似的專制的武器了’。

‘哈！夫人，在我未走進這裏來之前，見了你，我已認出幾種毫無疑義的詭計了’。

‘那你來常常來見見我罷：不久你便可以學得

關於這些瑣屑的然也很重要的事情的知識了。對於愚人外觀是一半的生命！因此有天才的人雖然聰明也會顯得愚蠢的。可是我可以打賭說，你從未對特奧獨爾拒絕過什麼罷？

夫人，對一個愛着的人，可以拒絕什麼嗎？

‘可憐的天真的少女，我因你的天真而崇拜你啊。那你要知道，我們愈愛，我們愈不應當把我們情愛的深度露給男子，尤其是給丈夫看。誰是愛着的，誰便是最愛人虐待的，而尤其是重要的是，她遲早是要被棄的，誰要支配他人，便應該’……

‘怎麼！夫人！那末我們應當隱瞞，打算，做虛偽詭譎的人，而且永遠如此麼？呵！我們怎能這樣生活呢？你可以’……

她躊躇了一會，公爵夫人微笑起來。

‘親愛的’，那貴婦嚴正地繼續着說，‘結婚的幸福常是一種投機事業，一樁應該特別注意的事情。如果你繼續講着情愛，當我們講起結婚的時候，我

們便難能互相了解。聽我講，’她安詳地說。‘我自己有機會看見過幾位在我們的時代很著名的先生。那些結婚的人——不過是幾個例外——都是和無精神的婦女結婚的。哦！這些婦女主宰他們，像國王主宰我們一樣，如果不被他們所愛，至少也被他們所敬重的。我有些喜歡那些祕密，尤其是關於我們的，要去找出牠們的究竟來，聯以自怡，哦，我的安琪兒，這些好婦人都有着能夠分析她們丈夫的性情的天才。她們不像你那樣因他們的夫權而恐懼，智巧地善於找出自己的缺點來。或者她們確有美好的性質，或者她們假裝着有這種性質！她們會這樣地表示牠們出來炫惑丈夫的眼睛，終於使他們銘感了。最後還得相信，那些表面很高超的心靈時常有一種狂癖，是我們應該會得利用的。如果我們決心要治服他們，執着目的始終不渝，我們要把我們的行動，思想和媚態都轉圍着這個，我們便可以支配這些反覆無常的心靈；也就因為牠們

思想的易變，我們便有影響牠們的可能’。

‘呵，天啊！’那少婦叫了起來，說，‘這便是生活？這是爭鬥呢’。

‘我們常常要威脅他們的’，那公爵夫人笑着說。‘我們的力量全然是虛偽的。因此我們萬不可使男子厭惡我們：從這種墮落的境界，我們祇能用兇惡的掙扎才能引導到安全的岸上來的。——來’，她接着說，‘我給你一個勾住你丈夫的方法吧’。

她站起身來，暗地裏微笑着，引導那年輕而天真的女學生——學習結婚生活的祕訣的——經過她小皇宮的迷津。兩人走到一座通那些客堂的樓梯。當公爵夫人把門上的祕密機關轉扭過後，她停住了，看看奧格斯底娜，帶着一種不可摹倣的溫雅的柔態：‘看呀，加利格利安公爵崇拜着我！但他未經我許可前是不敢走進這門來的。他是個當置千萬兵士於他命令之下的男子。他連砲臺也不怕的，

可是在我面前是很怯弱的’。

奧格斯底娜噓了口氣。她們走到了一間華麗的房，那裏那畫家的妻子由那公爵夫人伴着一直走到那畫像前，這便是特奧獨爾所作奧格斯底娜的畫。見了這奧格斯底娜的畫像她叫了起來說：

‘我早知道，牠已不復在我這裡了，原來在這裏’……

‘我親愛的，把牠拿來祇要看看一個有天才的人會失智到什麼地步的。遲早我是要奉還你的；可是我不想到，我竟有在這幅畫前看見真像的榮幸的。我們談話過後，我把牠帶到你馬車裏好了。如果有了這個護身符，你還不能治服你的丈夫，你簡直不是婦人，而你也命該如此的。’

奧格斯底娜吻那公爵夫人的手；公爵夫人抱她懷裏，這樣疼愛地親近她，簡直使她忘却明天了。這種情景能使不及奧格斯底娜那樣貞潔的婦人的溫柔 and 純潔也要破壞了。那公爵夫人對奧格

斯底娜所啓示的祕密可以拯救她也可以使她墮落。貴族階級陰險惡毒的政策既不適宜於奧格斯底娜，亦復不適宜於約賽夫。拉伯斯的狹仄的理智，更不適宜於顧拉蜜夫人質直的道德觀。這是矛盾的思想所把我們投入的苦境啊！奧格斯底娜這時像一個在阿爾帕山上爲雪崩所驚恐的牧人如果他躊躇不決，要聽他同伴們的呼聲，他難免要暴死的。在這種危急的兩難中，心靈不是碎裂了便是僵硬了。

莎美維克斯夫人歸了家去，被一種不可言訴的不安所襲擊着。她和公爵夫人的談話在她腦中引起了許多矛盾的思想。她這時像神話中的山羊，在狼不在時頗爲勇敢的。她勸慰自己，編造了許舉動的圖案；她想出了許多獻媚的方法；她獨自在想像中對丈夫說話，在他不在她面前時又懂得了一樣說那些可以博丈夫的歡心的話，正像別的婦人善於講話一樣；但後來她一想着丈夫的凝視着的

明澈的目光，她仍復寒慄了起來。當她詢問主人在家否的時候，她的聲音又似乎窒塞了；後來知道了他不來吃晚飯，她便感到不可解釋的快樂。像一個判決死刑的罪犯似的，不論怎樣短的限期對她也是長如一生了。她把那畫像掛在自己房裏，等着她的丈夫，同時希望中掙扎着。她很明晰地預先覺得，這次嘗試是決定她的將來的，因此微微的聲音也使她戰慄起來，就是那時晨鐘的微音也增強了她的恐怖，彷彿她在計量着她的恐怖似的。她想用千種詭計來欺騙時間。忽然她想起要把自己裝扮得像那畫像一樣。後來，她知道她丈夫乖戾的性情，便把她的房間點得異常光耀，以為他歸家後一定會因好奇而先到她這裏來的。時已半夜，當那用人叫了一聲把門開開的時候。那藝術家的馬車停在庭中沉靜的石板上。

‘這樣的輝煌有甚麼意思？’特奧獨爾走進他妻子房裏去，用快樂的語音問。

奧格斯底娜機警地捉住了這個機會，她跳起身來，奔過去攬住了他的頸領，頭伏在他懷裏，把那畫像指給他看。那畫家呆住了，僵硬似的不動了。他的眼睛忽而向奧格斯底娜看，忽而向那畫像看。那懼怯的妻子幾乎暈了過去，凝神看着她丈夫的變化得可怖的前額。她看見表情的皺紋如雲翳一般聚集攏來，後來她覺得自己的血流在脈絡裏凝結了，當他用迸出怒火的目光和滯澀的口音問的時候：

‘你在那裏尋到這畫的？’

‘加利格利安娜公爵夫人還給我的。’

‘你去向她討還的罷？’

‘我先前不知道，牠是在她那裏的。’

那安琪兒柔婉的聲音，或者說得更樞當一點，她那使人蠱惑的音樂般的聲音，雖然也許可以使食人者感動而軟化，却不能感動一個被人觸犯了他虛榮心的藝術家。

‘這是她所應有的，’那藝術家叫說，聲音有似霹靂。‘我要復仇，’他說了拔步往來的走着。‘她將愧死呢：我要把她畫出來！是的，我把她畫得相貌有似從克拉皇宮中半夜私奔的美莎李娜。’

‘特奧獨爾！’一個柔弱的聲音說。

‘我要殺死她。’

‘我的朋友！’

‘她愛着那個武士，因為他騎馬的時候有種飄然欲仙的風度’……

‘特奧獨爾！’

‘噲！要你管什麼？’那藝術家說，用着一個幾乎像獅吼似的聲音。

把這情景的全部都毛舉細故地寫出來，實在是難；最後那憤怒的醉意竟使那藝術家說出那些話來，做出那些舉動來，就是一個比奧格斯底娜更年長的妻子，也要說他是瘋狂了的。

次日早晨八點鐘光景，顧密拉夫人來了，使奧

格斯底娜驚異起來。奧格斯底娜這時臉色慘白，眼圍紅紅的，頭髮蓬鬆的，手中捏着一塊浸透眼淚的手帕，凝視着地板上凌亂的撕碎了的衣服的破布，和一個大的鍍金照框的照片。她被痛苦磨折得幾無感覺了的，用絕望的手勢指着些碎片。

‘這是極大的損失呢’，那‘貓作球戲’的老女主人叫說。‘當真這個是肖像你的，可是我曾聽得，這街上住着一個男子會畫值五十斯哥托的人像的。’

‘哈，我的母親！’

‘不幸的婦人，你是對的’，顧拉密夫人答說，她誤解她女兒的目光的表情。‘相信我的話，人們論愛總遠不及真心的母親愛呢。我的美人，我猜出了一切；但是你把痛苦的事情告訴我吧，我可以安慰你。我不會對你說過，男子是無理智的嗎？你的待女對我講了許多關於他的怪誕的事……他真是怪物呢！’

奧格斯底娜把一個手指按在她慘白的雙唇上，像是要求她母親暫時的沉默。當這恐怖的夜，

因為她感到太不幸了，她心胸中起了種消沉的忍耐心，這種忍耐心愛着的婦人可以用來勝過男子威力的，而且也可以用來表示，婦心中還有一種上帝所不賜與男子的高尚。

在蒙脫馬脫來的墓碑上寫着：‘莎美維克斯夫人是二十歲死的’。一個詩人，是這懦弱的婦人。

是的，朋友在她簡單的幾句墓誌裏看出了，她一生悲劇最後的一幕每年十二月二日舉行紀念禮時，他從未在這新的大理石前走過，也不對自己發問，究竟比奧格斯底娜更剛強的婦人是須受有天才的男子壓迫的否。

‘那些柔弱的萌芽在山谷中的花也許要死呢，他對自己說，‘當牠們被移植到近蒼天的地方去的時候，因為那裏有雷電的交作，而且太陽也要燃燒牠們的’。

(完)

1929 9 1 付 印

1929 10 1 初 版

1—2000 册

不 准 翻 印



每册實價大 2.00元

上海前夜書店發行

